

信 4  
1009  
16-16





1 普4  
號 1000  
卷 16-16

筆史

錢唐梁同書元穎著

仁和許增邁孫栞

筆之始

法苑珠林二十五卷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仙人名最勝

不惜身命剝皮為紙刺血為墨析骨為筆為眾生故

成公綏棄故筆賦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並明乃發慮於

書契采秋豪之類芒加膠漆之綱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

角之元管屬象齒於纖鋒是筆始於皇頡也

物原虞舜造筆以漆書於方簡

困學紀聞引御覽太公筆銘曰豪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

活中刻云示圖貞圖出圖公對筆以真之

筆史



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寫之

援神契云孔子作孝經簪縹筆又絕筆於獲麟

曲禮史載筆

詩彤管有煒

爾雅不律謂之筆說文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

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莊子畫者吮筆和墨

博物志蒙恬造筆初學記秦之前已有筆矣恬更為之損益

耳

韓詩外傳周舍為趙簡子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淮南本經訓蒼頡作書鬼夜哭高誘注以為鬼或作兔兔恐

見取豪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

崔豹古今注云白筆古珥之遺象也腰帶劔首珥筆示君子

文武之備焉

筆之料

兔豪

出宣州溧水縣中山在縣東南一十五里製筆精妙

兔手

見元和郡縣志二十八卷右軍筆經云中山兔肥豪

長故可用

青豪

顏師古隋遺錄張麗華試東郭魏紫豪筆答江令璧

紫豪

月句段公路北戶錄宣城歲貢青豪六兩紫豪三兩

羊手

白樂天詩每歲宣城進筆時紫豪之價如金貴又云

羊豪

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豪



羊鬚 天中記陶隱居用羊鬚筆封丹鼎

羊毛 天下獨出嘉興硤石為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善海

鹽皆不佳

青羊 樹萱錄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為筆

黃羊 西北之境有黃羊西夏有國時嘗取其尾豪為筆錢

少詹大昕說

鹿毛 馬縞中華古今注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鹿

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豪非兔豪竹管也晉王隱

筆銘豈其作筆必兔之豪調和難禿亦有鹿毛張華

用鹿毛筆地理志蘄州土貢鹿毛筆

麝毛

狸毛 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十張朝野僉

載歐陽通筆用狸毛為心覆以秋兔豪樹萱錄番禺

諸郡為筆或用麝毛狸毛

鼠鬚 法書要錄右軍寫蘭亭序以鼠鬚筆世說右軍得筆

法於白雲先生遺之鼠鬚筆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

鬚筆歸田錄蔡君謨為永叔寫集古目錄序歐以鼠

鬚栗尾筆為潤筆

虎僕 見博物志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皇甫松賦書抽虎

僕虎僕者小獸狀似狸善緣樹皮毛斑蔚如豹取其

尾毳縛筆最健即九節狸也

虎毛 雲仙雜記有猷馬生甚貧遇人與虎毛紅筦筆一枝

曰所需但呵筆即得之

蚶蛤 廣志蚶蛤鼠毛可以為筆



豐狐

龍筋

猩猩

狼豪

文□披沙記筆有豐狐蚰蛤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豪雖奇品而醕正得宜不及中山兔豪考繁餘事朝鮮有狼尾筆亦佳

石鼠

出蜀毛可作筆見廣韻鼯字注

貂鼠

明臧晉叔以貂鼠令工製筆圓勁稍覺肥笨

狨毛

二種見山谷筆說

鷺毛

白香山渭村退居詩對秉鷺毛筆俱含雞舌香

鴨毛

鴨毛筆見北戶錄

雞毛

雉毛

博物志山嶺外少兔以雞雉毛亦妙樹萱錄番禺諸郡為筆或用山雉豐狐之豪陳眉公妮古錄宋時有

雞距

雞毛筆檀心筆檀心不知何物

木筆

白香山雞距筆賦足之健者有雞足毛之勁者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豪黃

豬毛

山谷詩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

王佐文房論永樂初吉水鄭伯清以豬鬃為筆健而可愛其心則長

黃毛

續文獻通考朝鮮國貢黃毛筆

胎髮

蕭祭酒筆用胎髮為柱唐齊已送胎髮筆寄仁公詩

人髮

丙惟胎髮外秋豪綠玉新裁管束牢



人鬚

張懷瓘書斷嶺南免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  
醉失之大懼因剪已鬚為筆甚善更使為之工人辭  
焉以實對遂下令使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  
出嶺南異物志

荻筆

拾遺記任末字叔本年十四削荻為筆

木筆

南史陶宏景四五歲以荻為筆

竹絲筆

孔六帖于闐以木為筆

仙茅筆

見岳珂玉楮集

筆之製

通雅云筆有柱有被有心有副  
妮古錄云筆有四德銳齊健圓考槃餘事云製筆之法以尖

齊圓健為四德

韋誕筆經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為刃莢者為  
輔參之以糝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  
中繩句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柳公權帖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  
優柔出鋒須長擇豪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  
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  
自由  
李詡戒庵漫筆免用肩豪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  
筆有全肩半肩之號今筆標作堅字非筆幹竹冬管不蛀  
交春斫者則蛀

避暑錄筆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



筆史 五  
前得諸葛筆者率以爲珍玩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

山谷筆說宣城諸葛高繫散卓筆大概筆長寸半藏一寸於管中

東坡云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輒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豪太熟使然鬻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唯諸葛高獨守舊法 又云繫筆當用生豪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又云杜君懿膠筆法藏筆能二三十年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 考槃餘事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俟乾收之則不燥山谷以川椒黃檗

煎湯磨松煙染筆藏之尤佳若有油膩以皂角湯洗之又

文房寶錄云養筆以硫黃酒舒其豪

衛夫人筆陳圖有云筆取崇山絕仞中兔豪八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者

右軍筆經諸郡兔豪惟趙國豪中用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唯有細草是以免肥豪長而銳須仲秋收之採豪竟先用人髮杪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次取上豪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

李陽冰翰林禁經有九生法一生筆純豪爲心輒而復健

山谷題跋筆工最難其擇豪如郭泰之論士其頓心著副如

輪扁之斲輪



製筆謂之茹筆蓋言其含豪終日也笠澤叢書有哀茹筆工  
詩一首林逋集有美葛生所茹筆詩二篇元王惲贈筆工  
張進中詩云進中本燕產茹筆鐘樓市今製法如故而茹  
筆之名隱矣

南部新書柳公權筆偈曰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卻蓋  
縛筆要緊一毛出卽不堪用

白香山與元微之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目爲豪錐見  
香山代書百韻詩注

柳宗元楊尙書寄柳筆知是小生本樣今更商推使盡其功  
獻長句云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  
考槃餘事舊製筆頭式如筍尖最佳後變爲細腰葫蘆樣當  
從舊製

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

晉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

陸機與弟書在平原嘗按行曹公器物有琉璃筆一枝

拾遺記晉武帝以博物志成賜張華麟角筆管遼西所獻也

朝野僉載歐陽通以象牙犀角爲筆管

五代史蘇循獻晉王畫日筆三十管

清異錄僞唐宜春王從謙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號  
爲翹軒寶帚

右軍筆經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  
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斯亦  
可玩何必金玉

梁書元帝爲湘東王時記錄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用筆有



三品一金管一銀管一斑竹管

青箱雜記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

珍珠船隋高僧敬脫善書大字筆長三尺其麤如人臂乞書者一字而已

清異錄開元二年賜宰相寶相枝各二十斑竹筆管也花點

勻密紋如兔豪

顧況詩手把山中紫羅筆

段成式寄溫飛卿葫蘆筆管

孔六帖李靖五世孫彥方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為管嵌刻金

其上別為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

研北雜志袁伯長有李後主所用玉筆管上有鐫字文鏤甚

精

山堂肆考唐世舉子入場嗜利者爭賣健豪圓鋒其價十倍

號定名筆黃勳黃勳士精筆凡漢勳黃凡十餘間其筆皆

汗漫錄司空圖隱中條山芟松枝為筆管曰幽人筆當如是

盧氏雜記德州王使君家有筆一管麤於常用刻從軍行

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似非人工云用

鼠牙刻崔郎中鈺文有王氏筆管記

戒庵漫筆御用筆冬用綾裏管裏襯以絛春用紫羅至夏秋

用象牙水晶玳瑁等皆內府臨時發出製造

通雅古有以金以銀斑象玳瑁玻璃鏤金為管或綠沈漆管

棕竹紫檀花梨管皆不若白竹之便持用

章賦筆之匠音章賦筆五字其筆漢為蘇世賦筆

李仲甫列仙傳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



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

韋昶書斷晉韋昶好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為絕世昶字

文休誕兄官至散騎常侍

南朝姥西陽雜俎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嘗書用筆心

用胎髮

鐵頭開元中筆匠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亦見西陽雜俎

管子文開元遺事有書生謁李林甫稱管子文後化為筆

大唐奇事管子文去後有故舊大筆一人攜以白李林

甫林甫以筆置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為一五色禽

飛去不知所之

黃暉齊已寄黃暉處士詩蒙氏藝傳黃氏子獨聞相繼得

名高鋒鈍妙奪金雞距纖利精分玉兔豪

萇鳳龍鬚志羅隱喜筆工萇鳳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當

助子取高價

汝州士石晉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

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

置三十錢一筆自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

攜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常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

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顧筆仙續文獻通考宋顧筆仙鬻筆遇仙年九十七一日

積葦庭中自舉火焚之乘火雲而去

諸葛高林歐陽公聖俞惠宣州筆詩聖俞宣城人能使紫豪

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

李昫



許頌 歐陽公筆說余書惟用李晟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

如宣人請葛高並業不夫

葛生 林逋集予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十餘筒其中復得  
精妙者二三焉每用之如揮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  
向無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作詩二篇以錄其功

吳政

吳說 東坡外集書吳說筆云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程奕 東坡志林錢塘筆工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前意味使  
人作字不知有筆

李文政

東坡詩自注昔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語同舍後人  
指此竹必曰李文政手植劉貢父笑曰文政不獨繫筆亦  
真知種竹耶以其姓氏適同故云爾

俞俊

東坡覓俞俊筆詩筆工近歲說吳俞李葛虛名總不

如

張武

六硯齋三筆山谷與王直方柬云子瞻明日必來當  
設硯席於清涼處多堆佳紙俟之張武筆其所喜也

杜君懿

東坡云君懿筆藏二三十年不蠹

楊仲

山谷與黃斌老書云偶得楊仲筆似可用謾寄十枚

吳無至

山谷題跋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今乃  
賣筆於市作無心散卓大小皆可人意

通雅引作吳無星恐訛

張耕老

山谷試張耕老羊毛筆云老羝拔穎霜竹斬幹雙

鉤虛指八法回腕張子束筆無心為朴雞著金距鹿戴千

角

嚴永

山谷跋王孝子孫寒山詩後云試嘉陽嚴永獺毛筆



又跋與楊景山書古樂府後云邑中老儒楊景山乞書因

取嚴永舊無心棗核筆書又有贈筆工嚴永帖在戎州時

張真 山谷跋戲答陳元興詩後云眉山楊明叔作墨瀋請

作大字試舒城張真筆

張通 山谷筆說張通既作筆有聲故書戒之

郎奇

侍其瑛

李展 山谷書侍其瑛筆云南陽張又祖喜用郎奇棗心散

卓今侍其瑛秀才以紫豪作棗心筆含墨圓健恐又祖不

得獨貴郎奇而捨侍其也宣城諸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

心故圓弋陽李展雞距書蠅頭萬字而不頓今都下筆師

如蝟毛作無心棗核筆可告以諸葛高李展侍其瑛也

呂道人

呂大淵

張遇

諸葛元 山谷筆說歙州呂道人非為貧而作筆故能工黠

州呂大淵悟韋仲將作筆法為余作大小筆二十餘枝無

不可人意見余家有割餘猓毛則以作丁香筆周旋可人

往在夔道有嚴永者蒸獼毛為余作三副筆亦可用又為

余取高麗猩猩毛筆解之揀去倒豪別撚心為之率十六

弋用極善又云張遇丁香筆撚心極圓束頓有力可學徐

李季海禹廟詩字侍其瑛諸葛元皆不能也

元道寧

吳希照



林爲之 以上三人據吳師道禮部集皆見山谷帖

閻生

李慶

張鼎 山谷林爲之送筆戲贈詩閻生作三副規模宣城葛

外貌雖銳澤豪心或麤糲巧將希栗尾拙乃成棗核李慶

縛散卓含豪能不洩病在惜自豪往往半巧拙小字亦周

旋大字難曲折時時一毛亂乃似逆梳髮張鼎徒有表徐

偃元無骨模畫記姓名亦可應倉卒

鄭友直 山谷草書杜詩試鄭友直筆見孫退谷庚子銷夏

記第八卷

許頤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絕佳常州

許頤所造二品亦不減之

諸葛漸 蔡忠惠紀之見吳禮部集

柳材

柳東 李之儀姑溪題跋元祐中錢唐倪本敦復通守當塗

抵書相問勞籍以十筆其籤云河東柳材試之頗相入自

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不少輟異時予得罪流是邦既到首

幸得償所念而材乃歷陽人死已久得柳東所藝宛轉抑

揚二十年之負恍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於是知淵源有

自來也

屠希 晁說之贈筆處士屠希詩屠希祖是屠牛坦今日卻

屠秋兔豪自識有心三副健可憐無補一生勞陸放翁詩

屠希一筆價必千紹興初載海內傳高皇愛賞登玉几求

書早暮常差肩紹興間希嘗從駕四方皆貴希筆一筒至



千錢

朱元亨 陸放翁跋後山居士長短句末云紹興二年正月

二十四日雪中試朱元亨筆書

呂文質 樓鑰攻媿集贈筆工只云四明呂文質居桃

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

俞珣 樓攻媿試俞珣長頭筆詩倦游俞老入中州霜兔抽

豪飽盛秋平日相親管城子結交今得賈長頭

周壽 楊誠齋有試毘陵周壽墨池樣筆七古一首

蔡藻 朱子題跋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因試其所製

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元吳澄詩所謂蔡藻朱所褒是也

汪伯立 六研齋筆記謝堅知徽州於理廟有椒房之親貢

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立筆李廷珪墨羊鬪嶺舊坑硯

仲璋 黃伯思東觀餘論跋干祿字碑後云試姑蘇仲璋筆

賀發 玉楮集試廬陵賀發竹絲筆詩此君素以直節名延

風揖月標韻清何人心匠出天巧縷析豪分勻且輕居然

束縛復其始即墨紆朱封管城世閒官爵豈必計且幸一

家同汗青

沈俊之 文丞相集有沈俊之筆贊云厥體孔良厥心孔端

資汝心匠達汝心官

劉遠

謝郎 元遺山詩宣城諸葛寂無聞前後兩劉新策勳謝郎

神鋒恨太雋雖然豈不超人羣

馬應科 吳興馬筆至與子昂舜舉擅名三絕吳澄謝馮筆

詩坡公詫葛吳蔡澡朱所褒邇來浙西馮聲實相朋曹仇



遠詩精藝惟數馮應科

張進中 字子正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興趙子昂皆與之游以一筆工而數得持筆入禁中見元王士熙張進中墓表王暉有贈進中詩

吳昇

姚愷

陸震

楊鼎

楊茂林

沈秀榮

仇遠金淵集贈溧水楊老詩浙間筆工麻粟多精菽惟數馮應科吳昇姚愷已難得陸震楊鼎相肩摩中山博士子墨卿貽書薦至楊茂林又贈沈秀榮詩近知沈子

菽希有洗擇圓齊易入手不論兔穎與羊毫染墨試之能耐久

潘又新 郭昇天錫客杭日記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筆者書小楷數千而不伐可愛可愛

范君用 郭天錫有贈筆工范君用七律

范君實 張伯雨有贈筆生范君實詩

溫生 王冕元章有謝友惠溫生筆詩

許文瑤 張光弼有贈製筆生許文瑤七古見文苑四先生集

周伯溫 錢竹汀少詹跋鐘鼎款識云其墨蹟元時為謝長

源所得有周公謹趙子昂柯敬仲周伯溫韓克莊達兼善王止仲諸人題識克莊之跋云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



在武林驛以潘雲谷墨試張掖周伯温所遺黃羊尾毛筆  
伯温名沙刺班由宿衛起家歷江西肅政廉訪使嘗與克  
莊同修遼金宋三史西北之境有黃羊焉相傳西夏有國  
時嘗取其尾豪為筆歲久亡其法伯温以意命工製之館  
閣諸公多為賦詩蓋色目之好事者

陸文寶 明陸樹聲清暑筆談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  
喜交名士楊鐵老為著穎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  
中書令秦無此官

陸繼翁 曾榮贈詩美哉文寶名已久當有家法傳繼翁  
施文用 戒庵漫筆宏治時吳興筆工造筆進御有細刻小  
標記云筆匠施阿牛孝宗鄙其名易之曰施文用

劉節文

傅子封 解縉有贈筆工劉節文七古甘彥初有贈筆工傅

子封七律並見文苑四先生集

許穎 常州人

王古用 湖人住南京

鄭伯清 吉水人

張天錫 吳興人以上四人見通雅言與陸繼翁同時

張文貴 考槃餘事畫筆以杭之張文貴為首稱

錢叟 朱竹垞集有贈筆工錢叟序我 朝名人詩文集中

王標筆工姓名者當復不少予寡陋疏懶不能徧檢錄出儻  
有好事者為予補之則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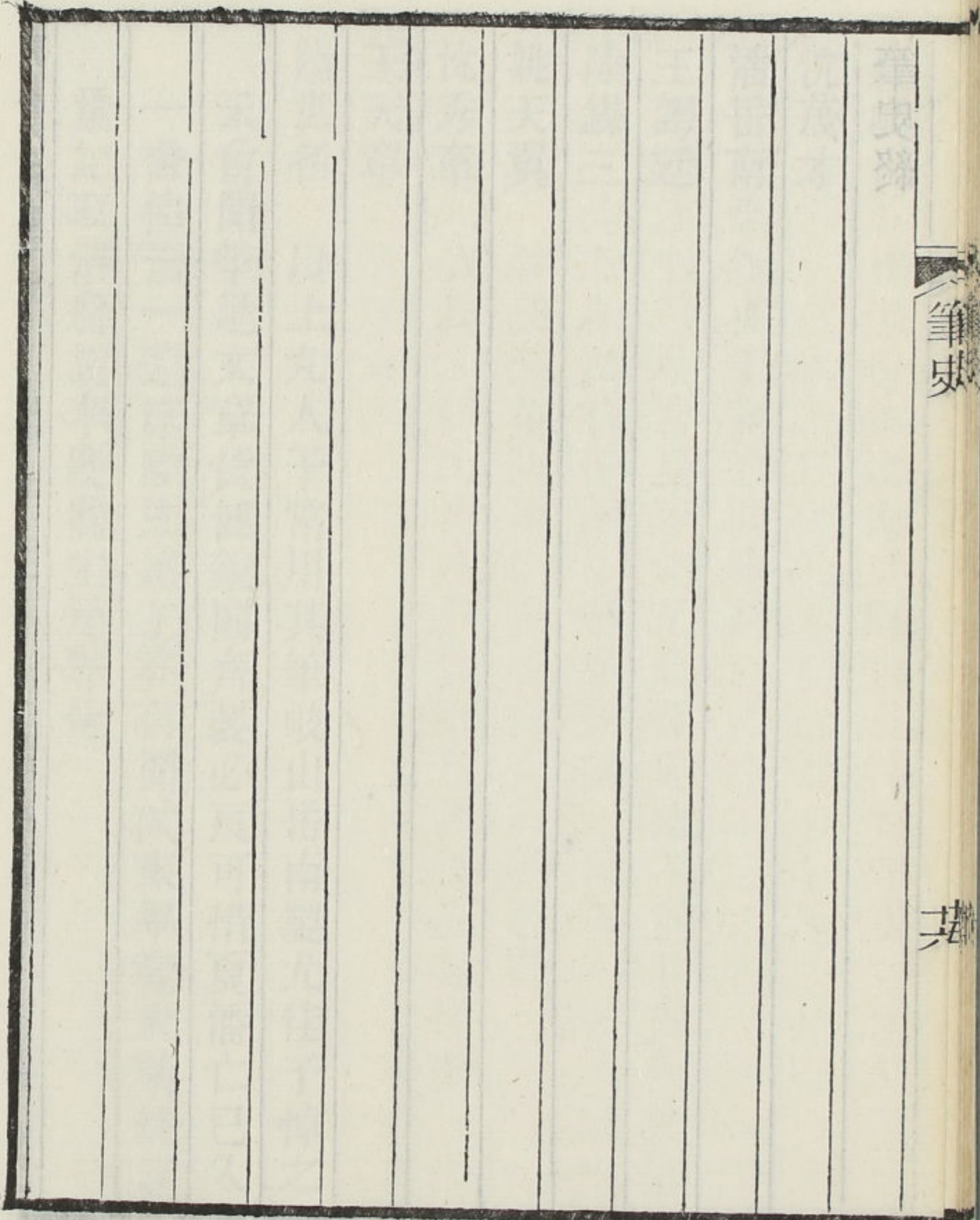
劉必通

孫枝發 今世京師散卓水筆此二家最擅名









頻羅庵論書

山豈不特不修時時以舞筆好時時米字用

錢塘梁同書元穎著

仁和許增邁孫榮

與張芑堂論書

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其實耕之所以然織之所以然奴與婢了不知也以其所習則歸之耳芑堂精心書道勤學好問不敢不以所習告

芑堂問曰古人云筆力直透紙背處如何山舟曰當與天馬行空參看今人誤認透紙便如藥山所云看穿牛皮終無是處蓋透紙者狀其精氣結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筆若游絲者何嘗不透紙背耶米襄陽筆筆壓紙筆筆不著紙所以妙也芑堂曰腕力如何用法山舟曰使極輭筆自見譬如人持一



彊者使之直則無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則全腕之力自然來集於兩指端其實書者只知指運而竝不知有腕力也悟此則羲之之背後掣筆政是驗其腕力之到與否無他謬巧也

山舟曰藏鋒之說非筆如鈍錐之謂自來書家從無不出鋒者古帖具在可證也只是處處留得筆住不使直走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二語是書家無等等咒

山舟曰柳誠懸元祕塔碑是極輭筆所寫米公斥爲惡札過也筆愈輭愈要掇得直提得起故每畫起處用凝筆每水旁作三點末點用逆筆踢起每直鉤至末一束再踢起下垂若鍾乳不則畫如笏踢如斧鉤如拘株矣柳公云心正筆正莫作道學語看正是不得不刻刻把持以輭筆故設使米老用

柳筆亦必如是

山舟曰筆要輭輭則適筆頭要長長則靈墨要飽飽則腴落筆要快快則意出

山舟曰書家燥鋒曰渴筆畫家雙管有枯筆二字判然不同渴則不潤枯則死矣人人喜用硬筆故枯若羊豪便不然山舟曰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劍將古人書一一摹畫如小兒寫仿本就便形似豈復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書家有一似者否羲獻父子不同臨蘭亭者千家各各不同顏平原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繩尺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正爲世之向木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鍼

山舟曰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之當臨寫時手在紙眼



在帖心則往來於帖與紙之間如何得佳縱逼肖亦是有耳目無氣息死人至於臨摹既久成見在胸偶欲揮灑反不能自主矣

山舟曰寫字要有氣氣須從熟得來有氣則自有勢大小長短高下敲整隨筆所至自然貫注成一段卻著不得絲毫擺布熟後自知

芑堂問曰中鋒之說云何山舟曰筆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嘗無兼用側鋒處總爲我一縷筆尖所使雖不中亦中近日江南程易田通藝錄筆勢一條講得最精前人未曾道過山舟曰亂頭羸服非字也膠鬚髯面非字也求逸則野求舊則拙此處不可有半點名心在

復孔谷園論書

羅飯牛名牧江西寧都人以畫名能詩亦工楷法其爲人敦古道重友誼宋牧仲高其人作二牧說贈之此張瓜田畫徵錄所載今據所刻黃庭數行未免甜俗無書卷氣看來其胸中無所蘊釀不過一作畫題詩人耳向亦未聞有著作其不避廟諱則草野無足怪者舍下藏上賜倪元鎮小山竹石樹卷御筆親題其上坳倪小楷黃庭內景經全卷不下數千字真逸品也惜筆畫甚細不能雙鉤卽鉤摹入石亦必不能得其神韻以視羅去而萬里矣因賜物不敢遠寄賞鑒姑俟之異日之緣也

葦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小冊前五版最勝破邪論序意致亦佳尊意獨不甚愜何也竊謂痛快多而沈著少一語痛快沈著唯米公



能當之卽所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八字妙諦亦卽古所謂藏鋒是也下此學米者如吳雲壑可謂痛快沈著形似神似無遺議矣而骨髓內尙微帶濁可見四字能兼原不容易況近今之人乎近人書儘有初看平平或看似淺露而細看久看不令人厭此卽是沈著能然不必定於停頓道鬱處見長也總之古今人不相及自晉唐宋元以來便歷歷如是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必欲盡以古人衡之則無完膚矣卽如南宮之妙若云古穆兩字便已隔塵蓋運會爲之性情爲之不可彊也設使彊而至於古穆則墨豬木算子等流弊百出又孰得孰失耶定武蘭亭如麒麟鳳皇久不可見矣在唐人自見之者多而褚登善卽用我法行之全不似定武面目其勢有不能也而名公亦定不肖爲腕下之鬼所縛取其

神而已取其意而已吾輩評書似亦只宜如是不審尊鑿以爲何如

蘭亭詩無論是柳是陶爛惡之狀不可耐矣其爲庸妄人僞託無疑前四行斷章之義義字誤義又詩義字中都作乃亦前人所未有嘗見有持晉人墨跡求售者其實不足以欺童兒居然流傳至數百年之後而妙跡隨煙燼滅者不少此亦如距壽顏天有幸有不幸也大抵世閒貴耳者多康瓠鼠璞幸而爲豪家朱戶所收遂得久祕卽遇識者或掩口盧胡不欲遽下雌黃以敗人興往往然也天瓶先生跋但載董公臨本云云而不置優劣未必非當日爲貴人所逼下此度語巨眼人幸弗以一時憑愚護短更爲前人畫蛇足也

米陰符經果佳小字中有尋丈之勢有鈞石之力亦有爲摹



勒所壞者則太作意處也羣玉堂各札刻皆佳較官刻頗勝蓋官刻濃搨亦一累也

天瓶楞嚴修釋序彙亦妙後幅更勝前紙尾數語尤妙蓋作意不作意之分不作意處自然之妙流出天瓶先生從顏法入手顏用弱翰而先生用彊筆莊楷之作往往不如行書以此十二兄親炙天瓶之門其所見不審與愚揣有合否

米公蕪湖學記舊拓亦不過如是不可再刻矣碑陰仙真記僕以爲是當日好事者爲之事旣不可信書亦不佳近日已都收拾清芬閣米帖中非鄙意所愜也

西溟書尊處有小冊及破邪論各種僕處所藏金箋冊無足論矣畢竟是供官之作減人意興然是老年筆較它作更蒼且其字裏行閒全行已意無一些對御矜莊之色亦足見

前輩意度政是不凡若在今日必倩所謂黑光長者爲之大小分判不爽殊失風雅矣故特奉寄一覽

祝京兆一札僕所至愛用筆圓道蒼秀可以見其行書大概有明一代獨京兆力追晉人不肯落唐以後一筆園記直風馬牛矣惜其妙處非摹勒所能到耳

張伯雨詩一幅乃張芑堂所藏屬寄尊處品題上石者外舊箋一并乞寫跋

松雪和潤寬博之筆從二王來唐宋人駿厲嚴肅多以法勝得晉法者故推松雪然凡帖所刻多過熟熟中有生者乃佳往在京師見松雪臨皇象急就篇墨本項氏所藏真古真厚又見蘇州蔣氏藏松雪寄妻母家信冊卽用竹紙寫箒摺作寸許闊末有騎縫月日花押用筆秀絕寰區無一點圓熟習



氣此人閒未見之趙字實從來至妙之趙字也見此二種則趙氏諸帖皆可廢不知何以尙未出人閒也僕有米臨哀冊帖一本首行有史鑑印章史字明古在明爲極精鑿賞者必其家所刻而此本紙拓皆工尤爲可寶世閒獨不傳想以其無款然逼真是米臨又蘭亭一本疑是鬱岡齋初搨臆定爲米虎兒所臨真逸品也竝寄與大雅鑿之唐碑中蘇靈芝一派最俗誠然不可解者豈獨此耶卽北海雲麾碑魯公明遠帖妙處亦不知之至若柳公綽武侯廟碑在唐碑中有晉法者雖非至佳未可厚非也大凡書家各有一種常用伎倆常用則多見多見則易傳賞鑿家亦各各認殺面目山谷是山谷之字松雪是松雪之字豈知名家未有不變化者如上所說兩趙書是也前年之秋

袁簡齋先生來湖上得見山谷書李青蓮詩不全卷紙本無款字作懷素體閒有一二筆露本色後有元明人數跋記其來歷甚悉山谷之長於懷素但聞其說未嘗見也此卷精妙至不可思議借留案上半月不忍舍去始知凡刻山谷本色字皆非其至而凡帖所刻懷素滿紙惡習始終是酸餽氣非士人本領其卷爲有力者以五百金購去不知歸於何所遂不復能問津矣因思此等字必須墨迹一上石便失神氣故石刻中多不傳或當日懷素亦不至如是之惡因刻而加惡亦未可知也

答陳蓮汀論書

學書一道資爲先學次之資地不佳雖學無益也足下有用筆之資而又好學勤問不患不進但臨池時最忌惛恹塗抹



神氣不屬時停筆可也總以寫楷書爲要并以愛看愛讀之書鈔寫爲妙蓋一舉而兩得之也

承問一氣貫注非行草縣連之謂只是一箇熟習自然草蛇灰綫成一片段須熟後自知不能先排當也

華亭彈琴著指便韻之說卽是筆資之說足下竝不拙鈍又何慮此

心正筆正前人多以道學借諫爲解獨弟以爲不然只要用極輒羊豪落紙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淺恍惚之患自然靜矣

凡人遇心之所好最易投契古帖不論晉唐宋元雖皆淵源書聖卻各自面貌各自精神意度隨人所取如蜂子采花鶯王擇乳得其一支半體融會在心皆爲我用若專事臨摹泛

愛則情不篤著意一家則又膠滯所謂琴瑟專一不如五味和調之爲妙以我之意迎合古人則易以古人之法束縛我則難此理易明無所爲何者爲先何者爲後也

前人專學閣帖以其最初本誠然我輩所見一翻再翻豈是最初面目果然精帖自不同不會見過不知也弟曾見過一二種故知之星鳳太清卽一翻再翻之物據鄙意不必以其閣帖便震而驚之也

漢唐以來皆重碑版大率顯宦居多若名不聞於諸侯并不著書人姓名董尚書筆迹徧天下而志傳少者位望太尊非數百匹絹不可得此是古人陋習劉義之所以攫金也近來志傳愈多本不足重而弟以拙劣徇人之請又何堪矜重若以爲因此媲美前人則適足令人掩口耳



落筆快則意出此意字是藏真自敘帖內云云全無巴鼻自然流出者若意在筆先大有分別  
漏痕釵股不必定是草書有之行書亦何嘗不然只是筆直下處留得住不使飄忽耳亦不是臨池作意能然擬山園帖本不足取至扁聯闌入古文鍾鼎則大謬矣皆好怪者變相亦所謂以艱深文淺陋也書體只有平直中正自古無他道本朝書家姜何汪查陳各有至佳處大率多宜於小字而不宜於大字君所見不過尋常所傳其絕佳處雖名家豈能一一皆好生平原不過幾件是精到之作亦不自家做主得來要紙好筆好墨好天氣好精神好心緒好古人所以有五合五乖之說上五家各有所習未易軒輊得天尚書有刻意見長之病若出自率意者儘有神妙之作大概我輩所見古人

之物皆非其至者故有出入褒貶若論其本事皆不可及非今之人所能望見肩背也

弟書自慚而足下好之弟殊不解弟非自謙實見得古人與前一輩人皆比我高數倍蓋其神明意度閒有異也弟并不自解則學問深淺爲之耳今則已無及矣可歎也

與溫一齋論書

尊夫人臨帖二種可謂勤矣出之閨秀實所難得僕細閱之一筆一畫尙不能受我驅使則筆之一字於胸中未化也語云爲高必因邱陵學書一道除兒童時描寫上大人仿本外方圓平直麤能自書矣卽當盡心作楷或日書三五百字不可閒斷至半年一年之後自然漸熟熟則骨力彊步伐齊心膽大性靈出然後以心之所好無論晉唐把翫之領會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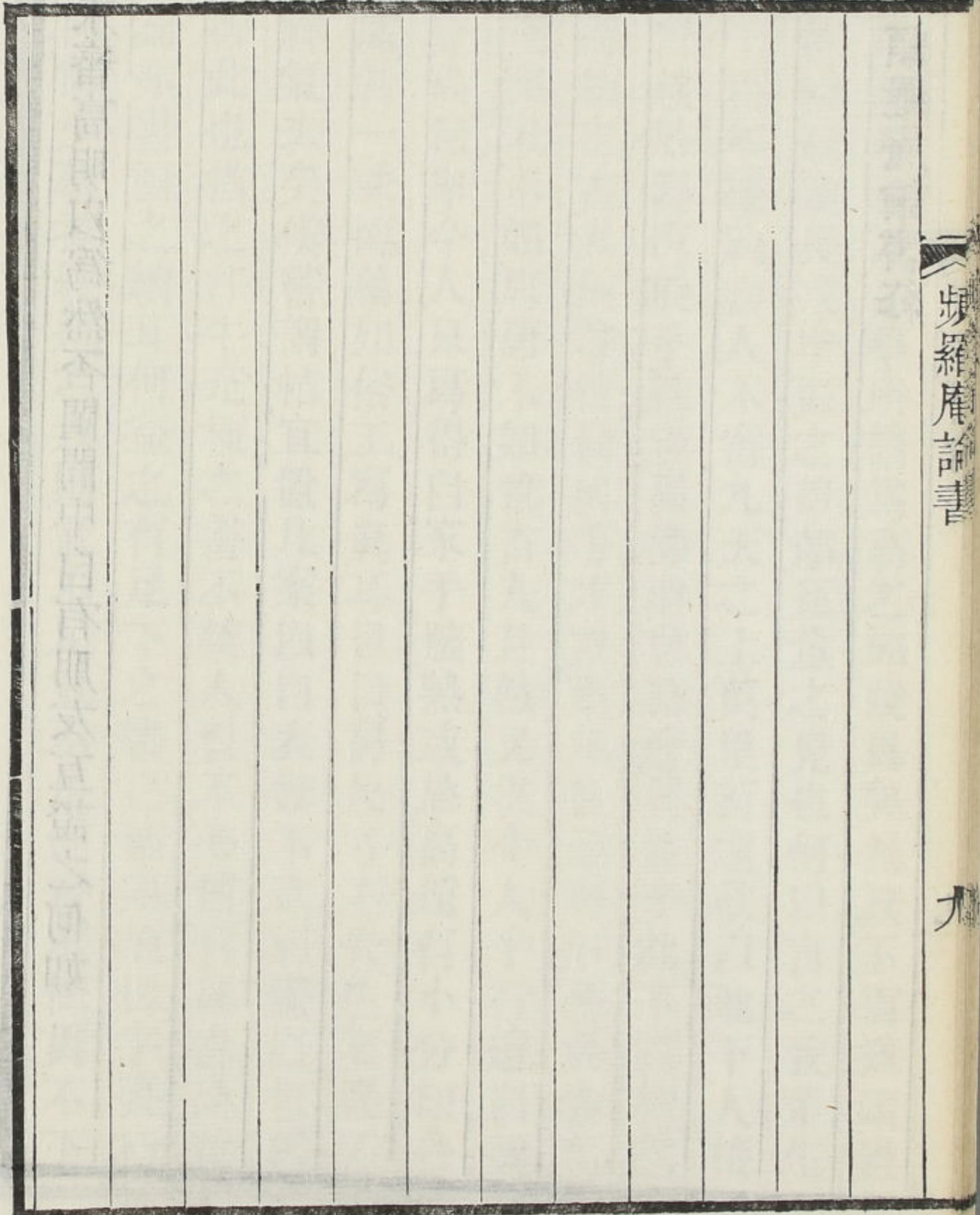


得其趣再講臨摹所謂爲高之邱陵具矣然政不須描頭畫角較短論長求中郎之似鄰兒童之見也何以言之我輩生千百年後視古人不啻九天之上萬里而遠欲以地下人接警欬於圓穹能乎跬步閒探消息於遼闊能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古人何等伎倆何等才力而況氣運有厚薄興會有淺深宋不如唐唐不如晉古人且然又況今人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人只寫得自家手腕熟或於高遠有小分印合處若一味臨摹如俗工寫真耳目口鼻尺寸不失生氣盡而神氣去矣僕嘗謂帖宜置几案以自表發不宜刻畫以自縛者此也猶之汗牛充棟之書不禁人看不必皆背誦也能背誦亦書厨之續耳何益之有足下之書已臻熟境但字裏行間尙少罄控縱送之致則氣不足氣不足則留不住貫不下

未審高明以爲然否閨閣中自有朋友互證之何如

頻羅庵論書終





金粟箋說

海鹽張燕昌芑堂著

仁和許增邁孫栞

金粟箋之名定自

天府詞館以製賦題可為楮生慶遭遇矣

燕昌

生長海濱愛

金粟山水之勝春秋佳日扁舟訪赤烏遺跡欲探藏經閣  
則片紙無存閒于里中獲見散帙亟為編錄其他若法喜  
及秀州精嚴智覺宜興善權諸藏堪與金粟互證者并印  
記摹之造紙及寫經人名一一類敘後列裝潢家數則以  
資博覽

潘澤民金粟寺記寺先有宋藏數千軸皆硬黃複繭後人剝  
取為裝罨用零落不存世所傳金粟山藏經紙是也或云唐



藏矣

胡震亨海鹽縣圖經金粟山縣西南三十五里金粟寺在金山下吳赤烏中建宋濂太平萬壽寺記云吳時江以南尚無佛寺赤烏中康居沙門僧會為吳大帝所獲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建三寺一為金陵之保寧一為太平之萬壽其一即海鹽之金粟也大中祥符初元始改為金粟廣惠禪院毘陵胡澄撰金粟廣惠寺紀略云歲在赤烏有神僧號康僧會自康居國而來顯其靈異海鹽金粟山時值炎暑構亭施茶以濟渴朝廷聞之賜名茶院已而建寺居焉

姚桐壽樂郊私語金粟寺有康僧會身像余于至正癸巳始得頂禮明年春余以伯兄見背到寺禮懺復與潘廣文澤民檢發唐代所書三藏然零落過半惟華嚴法華楞嚴寶積維摩長阿含及諸律論之半猶完整不壞翻閱踰旬忽于晡時作禮像前見像眉間有光須臾光若白綫嫋嫋而出盤繞華蓋而上余遂鳴鐘聚僧稱佛名號頂禮拜讚至暮而光復從眉間收攝人人歎為希有澤民因作放光記紀其事

董穀續澈水志大悲閣內貯大藏經兩函萬餘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類一手所書其紙幅幅有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間有元豐年號五百年前物矣其紙內外皆蠟無紋理與倭紙相類造法今已不傳想即古所謂白麻者也當時澈鎮通番或買自倭國而加蠟與日漸被人盜去四十年而殆盡今無矣計在當時糜費不知幾何諒非宋初盛時不能為也案碧里記大悲閣內貯大藏經萬餘卷當時若得盡錄其卷末年月并書人技人為一卷傳之今日不更資考證邪金粟寺志藏經繭紙硬黃筆法精妙其墨黝澤如漆每幅有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計六百函宋熙寧十年丁巳寫造大藏賜紫思恭誌今僅存百餘軸

案樂郊私語謂唐代書續澈水志謂元豐年號此云熙寧



十年皆與今所見熙寧元年者不同可知大藏寫造非一時爾

海鹽縣圖經金粟寺有藏經千軸用硬黃繭紙內外皆蠟摩光瑩以紅絲闌界之書法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光黝澤如髹漆可鑿紙背每幅有小紅印文曰金粟山藏經紙後好事者剝取爲裝潢之用稱爲宋箋徧行宇內所存無幾有言此紙當是唐藏蓋以其製測之然據董穀以爲紙上閒有元豐年號則其爲宋藏無疑矣

姚際恆好古堂書畫記阿毗達摩法蘊足論後署熙寧元年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吳鼎書

案藏經卷首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十一字卷後題年月所見相同此云後署者恐誤合年月爲一行也

王穉登與劉少典書沙裏狗幸寄一籠宋經箋有殘者乞一二番若成卷者僕自有之不須割裂又與劉少彝書宋藏經紙乞數番欲裝一二舊帙冀不斲

吾邑明隆萬閒如劉氏少彝少典兄弟暨錢氏懋穀俱風雅壇坫一時名流文翰往復皆足以徵故實自後繼之者陳氏則梁有聲菝苑此百穀帖真蹟曾藏則梁半偈庵今歸吾友錢杵溪本誠家

大般若經一卷余昔年所得卷首右下題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 日一十六紙每幅率口行以朱絲爲直界行率口字卷尾署維宋熙寧元年龍集戊申二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起首吳拱書校勘僧普演句當寫造大藏報願僧惠明都勸緣住持傳法沙門知禮校證其字比經文差小每幅



有金粟山藏經紙印

又大般若經一卷吾以方進所得卷首海鹽金粟山云云  
收一十四紙卷後維皇宋熙寧元年云云嘉禾蔣鑄書同按  
勘僧立政句當寫造大藏報願僧惠明都勸緣住持傳法沙  
門知禮并校勘

案此卷紀年月日與余藏一卷同惟寫經手及校勘僧異  
耳此卷收字前卷日字蓋以干文紀數也

又藏經一卷錢杲溪所得卷末署聖宋治平元年歲次甲辰  
四月十五日起首四明馮預敬寫當寺沙門惟宥校證住持  
募緣寫造大藏賜紫沙門守英造藏檀越渤海吳延亮延宥  
耆宿講經沙門昭益法屬沙門守榮守寧

案此卷有三印皆楷書一曰金粟山藏經紙一曰句當賜

紫守英皆朱印一曰徐惠翁秀陳義捨墨墨印

**金粟山藏經紙**

**句當賜紫守英**

**徐惠翁秀陳義捨墨**

太倉畢氏靜逸齋見宋仲溫草書立軸白色藏經紙二接有  
金粟山小印又一印文曰口德大藏

**高澹亦藏**

案金粟山藏經白色最少見

徐紹曾法喜寺重請藏經碑記舊有藏經余不忍其毀廢而  
終泯云云海鹽縣圖經法喜寺吳地記曰通元寺吳大帝孫  
權吳夫人舍宅置唐載初元年則天皇太后改爲重  
雲寺移鹽官縣東四十里鮑郎市明永樂志寺在縣  
西南三十里舊名通元寺宋祥符元年賜額法喜寺  
鮑以文廷博知不足齋藏元文宗御書刻永懷二字墨帖卷



子藏經紙引首上有楷書方印曰法喜大藏

陸咸仲以誠藏明朱西邨題陳墨山畫木芙蓉詩藏經箋有楷書長方朱印作兩行曰法喜轉輪大藏

案法喜寺藏經流傳絕少惟背紙曾見幾番光潔如玉與金粟無異鈐印有三一曰法喜大藏作一行又作兩行一曰法喜轉輪藏經作兩行陸貫夫曰法喜轉輪藏經亦有圓印者

**法喜大藏**

**法喜大藏**

**法喜轉輪藏經**

案吾邑藏經有金粟法喜兩種今寺中散佚殆盡收藏家間得尺幅亦頗寶貴其經文向來不甚重今并經文亦難得矣滋蕙堂帖刻有大般若殘本係金粟山廣惠禪院大

藏地一十七紙題為唐人書者恐誤又案金粟法喜造紙大小相同度以宋三司布帛尺高一尺七寸有奇長三尺

三寸質料用繭紙兼硬黃法也

曾恆德滋蕙堂法帖題跋唐人書般若波羅蜜多經余子毓光于厥肆棄紙中得唐人藏經真蹟割裂廢殘者十有餘片內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十三標題款識完好餘則每行存五六字或二三字不等剪續成帙得四百八十七字顯顯明珠行行朗玉具多寶之莊嚴發靈飛之冥幻于唐賢中當與顏清臣鍾可大伯仲飄零千載出塵灰閒加拂拭而珍秘之且為勒貞珉以傳不朽物之遇合有時大率如此案曾氏所謂唐

人書蓋沿樂郊私語之誤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大藏經十一幅高八寸五分有圓



印鈐縫又興國福壽院印  
海寧周松靄春藏元搨淳化閣帖題籤皆宋藏經箋上有圍  
印文曰興國福壽院轉輪大藏經十字中有梵書  
錢杵溪藏藏經數幅上有朱印文曰興國福業院轉輪大藏  
經十字中有梵書

案二家所藏皆圍印楷書兩梵字結體稍異又福壽與福  
業不同

吳槎客鸞云宋時凡經典碑幢等往往于寺院上加興國  
曾安國護國報國諸字實非寺院名也此福業院蓋卽今海  
鹽之南觀音院中有藏經閣勅自明代王沂陽作記謂院  
舊無藏經有之自明始豈未之深攷邪



孫松亭師錫偕朱叔巖過侶鶴軒出示大般若經數幅末署  
大宋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十五日起首募緣寫造當寺  
按勘沙門賜紫了乘正背俱有鈐印文曰秀州精嚴寺淨土  
院大藏經紙較金粟法喜略短色澤光瑩相同也  
案精嚴藏經每紙高一尺五寸長二尺六寸廿八行十七  
字間有十八字

秀州精嚴寺淨  
土院大藏經紙

吾以方云余所藏大般若經每紙三十行行十七字又音疏



一卷每紙廿四五六行不等行十四字注皆雙行朱絲闌邊高低麤細咸歸一律非止書法如出一手也

吳槎客贈余藏經套合紙四層爲之紙色與金粟牋同面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八凡十字是墨印下有秀州智覺大藏小印亦墨印又槎客自藏數幅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八亦有秀州智覺大藏墨印又有金粟山藏經紙印聞陳條初藏印本藏經亦有智覺大藏印

秀州智覺大藏

秀州智覺大藏

案藏經用印有朱墨二種朱印用于造紙時如金粟山秀州精嚴寺諸印當時設局營造專爲寫經故每幅鈐記至句當及捨壘二印又秀州智覺大藏印乃寫經成後記也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句容崇明寺有斗書藏經年久散落人間楮素完好展之墨色映人眼睫信毘陵法寶也相傳寺僧欲延請名流書經滿藏忽有全真七人至寺俱渥顏飄髯風度冲遠謂僧曰吾能書此何必倩人主僧允之扃閉一室至明啟扉闌無其人止有七鴿冲霄而去剡藤貝葉繕寫無遺鋒穎端莊如出一手始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之余舞象之年聞其說而異之留意採訪後先凡得二卷皆朱絲界行紙瑩如玉書體類眉山其一爲大雲經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錢塘張暉書其一爲法輪經元祐五年庚午七月崑山潘澤書想元祐庚午乃寫經起首之期也姓名歲月班班可考何乃神其說而謂北斗降靈之迹乎

余于杭城蓮居觀白色藏經二卷其一大般若波羅蜜多



經卷第五百二 江寧府句容縣崇明寺大藏巨一十八  
紙末署大宋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寫造  
姑蘇李訥書劉懌比證徒弟僧法隆法典景初守象句當  
寫造僧守明閣主僧永真都勸緣興教禪院住持傳法沙  
門清濟當縣郭下延賓里坊製置里開福謹案此四字疑有誤奉佛弟  
子江舜臣謹捨其一說一切有部品類足論卷第十一  
江寧府句容縣崇明寺大藏 投一十三紙末署大宋元  
祐五年歲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寫造姑蘇陸云松書  
揚州僧子修按證徒弟僧法隆法典景初守象句當寫造  
僧守明閣主僧永真都勸緣興教禪院住持傳法沙門清  
濟當鄉崇德鄉盧江邨崇德里奉佛弟子凌守宗謹捨按  
二本皆摺版經面木版一中題大般若經卷第五百二

巨句容崇明大藏又寫書捨入釋迦佛藏內七字墨瀋淋  
漓氣勢酣暢蓋亦宋人書也一中題阿毘達摩品類足論  
卷第十四 投句容崇明大藏雙行與大般若經同又卷  
首左下二卷皆有句容經藏禪寺斗書毘盧法寶十二字  
長方印殆即所謂北斗降靈者與

李日華六硯齋筆記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

印記

己酉十月朔日同仁和朱朗齋文藻常熟毛寶之琛于趙味

辛懷玉寓中觀唐荆川遺像有手書藏經紙卷上有印文不

可辨





又于蘇州沙青巖寓同陸貫夫紹會觀印本藏經背紙有印  
文曰戴山是倒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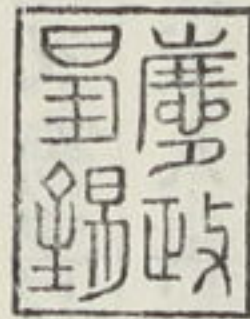


秀水蔣春雨元龍藏黃色藏經紙有書府藏用朱印



梁太史山舟家黃色藏經紙朱印二種一押書一慶政口錫  
四字

反



知不足齋觀宋版羣經音辨黃色藏經紙面有朱印文模糊  
不可辨依缺略摹其筆畫



邱至山學敏杭城寓中觀古書畫內有白色藏經紙一幅有

朱印文曰善權山重修藏經紙八字二行趙洛生魏所藏一  
幅亦有此印

案吳槎客云宜興善權山之麓有廣教禪院亦曰善權寺  
剎于南齊考碑志善權寺宋建炎中李忠定綱嘗裝嚴像  
設迨寶祐間李相曾伯益加宏拓有重修藏經殿之語見  
于曾伯記中則印文所云重修大藏經者殆即寶祐時矣  
殿柱宋時有雷篆甚奇自明以來梵宇屢被鬱攸雷篆既



亡而藏經亦不可問惟與山相近地名陶墅至今出佳紙  
白如鋪玉為書畫家所重豈猶是白藏經之適嗣與

**善權山重修藏經紙**

海寧俞冀山攜示藏經紙摺版是從印本後揭下者印文曰  
普照法寶紙色不如金粟箋之明潤然亦真宋蠟紙也

**普照法寶**

錢唐黃相圃模出示藏經紙一幅亦有普照印照字已缺  
趙洛生又示白藏經紙有藏司記三字印又周口朱印周下  
一字是押余在杭寓為燈花落失之今惟存藏司記印

**藏司記**

乾隆壬午燕昌于吳門敬觀  
今上御筆賜和沈德潛紀

恩詩橫幅藏經紙高九寸寬一尺七寸紙上朱印倪仁稟口  
不字不可辨

**倪仁稟口**

錢唐梁太史藏宋藏經紙朱印倪仁稟字較前所見略大稟  
下一字是押歐陽公所謂署書是也

**倪仁稟口**

京師過陳伯恭崇本齋觀宋搨聖教序跋尾金粟箋有梅花



印又一卷經背有馬印皆朱印



案江邨銷夏錄元吳仲圭四友圖卷首有梅花印與此稍異又馬印是元人押印今京師琉璃廠押印甚多此殆是收藏家印爾

余藏宋搨晉唐小楷六種帖尾藏經紙半幅上有朱印文曰乾口大藏乾下一字似門字印有輕重不能辨



陸貫夫藏朱澤民古玉圖藏經引首上有篆文經字朱印

庚子春同貫夫于閭門裝潢家見藏經紙有楷書朱印文曰九品淨會

### 九品淨會

桐鄉金鄂巖德輿桐花館藏藏經紙其色瑩澤與金粟法喜同印有義文字篆書又丁戈染摺小長印



丁戈染摺

葉紹袁甲行日記興善寺在秦溪邨深地古竹木為多馥林云舊有宋藏皆卷軸非摺本也萬厯初寺當中衰香火寥落



箱函毀阨馮開之太史收歸置之鄴架忽元冥不禳烈焰中  
飛去法華華嚴二部華嚴八十一軸零星散落人有拾之法  
華七軸同飛至王江涇墜具足庵金書贈云興善寺藏庵僧  
仍以歸寺箋印裝潢爛然古物後又不知何如失去矣  
曾見藏經紙紙色肌理絕似金粟上朱印文曰報國豆豆字  
不解陸貫夫云或印有未到處疑房字也  
錢柞溪云曾見藏經一種上下以朱爲邊準中無直界行其  
書體較小紙與金粟法喜同余見一幅亦小字書法遒勁兩  
面無印記紙色亦極類金粟但光淨而薄不若金粟箋之厚  
也

知不足齋觀賢愚因緣經一卷摺版每版十二行行十七字  
紙色黃而腴比金粟稍薄且有簾紋闊二指有套亦似金粟  
陳繼儒妮古錄云宋紙于明處望之無簾紋按藏經紙亦然  
大都繭紙爲之無簾紋也

案藏經有黃白二種有卷筒及摺本有每幅印記有不印  
記印式亦不同印文有篆有楷之別如經字慶政口錫是  
篆金粟法喜精嚴善權諸印是楷而楷書中雜以梵書押  
字如福壽福業倪仁稟諸印是也卽印色亦有朱有墨殆  
非一例

藏經有寫印兩種鮑以文云凡寫經用卷筒印造則摺版  
其寫者圖經所謂卷卷如出一手是也卷筒者經卷上無  
摺痕摺版者摺成本子每幅有痕案所見藏經都宋人書  
然亦有沿唐諱缺筆者如愍徧旁民字缺末筆余居京師  
日嘗以一本贈北平翁學士覃溪學士用山谷韻賦詩爲



報云愍字尙沿唐諱筆我嘗以證宋槧書誰知迅埽若風  
雨絳宮雲笈千藥珠宋楷二派瘠與腴啄磔然否鍾虞如  
斷斷掀押扁闊際如剖鹿洞參鷺湖

余曾見金粟藏經全卷包首卽用藏經一色紙卷以細竹片  
軸以圓木出其兩端澤以丹漆今裝潢家所謂出軸是也又  
見金粟藏經木匣甚古樸式如今手卷匣面深而平四邊峻  
起外以丹漆內素質其鬪筍處內外皆有痕迹可尋又于海  
寧裝潢家見摺本藏經外函亦用藏經紙糊十數層爲之又  
崇明寺藏經摺本上下皆版面先書經名而澤以漆質似東  
洋松木

陶穀清異錄云建元中日本使真人興能來朝善書札譯者  
乞得章草二幅其一紙云女兒青微紺一云卵品光白如鏡

面筆至上多褪非善書者不敢用按藏經紙亦褪筆善書者  
遇之興會愈佳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李后主裝潢提頭多用織成縹帶籤帖  
多用黃經紙

案宋有黃白經箋二種此云黃經者黃色藏經也

周嘉胄裝潢志帖籤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瑩藍紙泥金字殊  
臻壯偉之觀金粟牋次之又云余裝卷以金粟箋白芨糊折  
邊永不脫極雅致

文震亨長物志畫卷引首須用宋經箋白宋箋及宋元金花  
箋

周二學賞延素心錄橫卷暉池用白宋箋藏經箋或宣德鏡  
面箋邊用精薄藏經箋矮卷用白綾鑲高然後接藏經箋或



白宋箋

毛氏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宋版駱賓王集二本宋版四靈詩三本元版麗則遺音一本宋版岳倦翁宮詞宋版石屏詩許棊梅屋詞二本元版陽春白雪二本皆藏經箋面陳仲魚鱸云山陰祁氏澹生堂藏祕冊多以宣綾包角藏經箋作面昔人題澹生堂書目有宣綾包角藏經箋抵得當時裝訂錢之句

余童時多見古書面用藏經箋閒作書畫標籤者近吳下裝潢家大半以偽者代之勝國名流書畫用藏經箋全幅國朝查二瞻輩以零星條子裝冊供善書者則知此紙在昔已重矣吾邑故家冊頁護頁手卷贖池立軸詩堂往往見真藏經箋今并尺幅片紙視爲奇貨卽留心鑒藏家

亦未易數數觀也更閱數十年不知珍重爲何如邪

趙希鵠洞天清祿集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檗取其辟蠹其紙如漿澤瑩而滑唐六典裝潢匠潢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紙也齊民要術染潢法云潢紙減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黃檗汁爲之蓋以辟蠹也廣韻潢乎擴切染書也

錢杲溪云藏經紙味苦試之良然蓋以黃檗染成耳長物志云宋有黃白藏經紙可揭開用錢杲溪云藏經紙有數層似乎層層可揭其實不然後世愛重此紙不得不揭用遂有厚薄不勻要知此紙本無可揭也

陶九成輟耕錄王古心先生筆錄內一則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寂照訪余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話



次因問光前代藏經接縫如縷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麵白及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接縫不脫解故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人

陸貫夫云金粟山藏經紙造于蘇州承天寺此故老相傳之說今承天寺造紙乃其遺制

胡侍真珠船云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沈香種楮樹取以造紙

曾子愉春宵鶴唳范成大云親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流傳于世故有宋箋元箋之稱近年所造者幅小于昔雖便于用而無古法

屠隆考槃餘事宋有歛紙今徽州歛縣地名龍鬚者紙出其間光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又云新安仿造宋藏

經箋亦佳高濂清賞箋云吳中近亦爲之但不如宋箋抄成堅韌如段帛有性數百載流傳尙可揭開受用耳



金粟箋說終

金粟箋說跋

乾隆中葉海宇晏安

上畱意文翰凡以名紙進呈者得蒙

睿藻嘉賞由是金粟箋之名以著張徵君此說廣采前聞證以平生所見名山大藏搜訪殆徧大江以南然祇就金粟立名者志土物也金粟在海鹽西南三十里自孫吳康僧開山歷唐宋以來稱大叢林初設經藏紙皆堅韌可貴襄陽十紙說所謂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可以審其佳妙矣辛丑二月吳江沈懋憲識



且吳巧彬林惠濂  
鑑視諸書悉開發過人水滸不入可以審其卦爻矣辛丑二  
烈惠宋以來麻大叢林賦詩錄錄存望閣百貴襄也十飛  
冷香志士辭出金粟寺齋觀西南三十里自將吳東會開山  
以平生視泉谷山大慈對清涼大其以南然源博金粟寺  
香齋賞由是金粟齋之旨以普照燈昏此語與宋前開齋  
士留意文解凡以各拜呈香齋業  
神到中葉新字晏安  
金粟齋齋題

賞延素心錄

錢唐周二學藥坡著

仁和許增邁孫栞

書畫不裝潢既乾損絹素裝潢不精好又剝蝕古香況復  
侈陳藏弄件乖位置俗澆心神妙蹟蒙塵庸愈桓元寒具  
之厄此編法不違古制匪翻新旁及器用藉以供養煙雲  
豈殊寶護頭目世有真賞之士定知寓目會心祛凡設雅  
取吾家草牕之言名曰賞延素心錄

裝潢書畫好手難得倘幸購劇蹟兼獲法裝卽縑楮蘇脫宜  
斟酌修整不可重背至古人寸巒尺壑流傳後世完好者什  
不得一惟治積年徽白揭去背紙正托白粉平案用秋下陳  
天水湔洗治屋漏黃跡亦如前揭托先用前水灑滲次漬鏡



艸盤結依跡輕吸跡既浮動卽斜豎案再用前水淋漓遞灌并塵垢盡出按揭洗良法能不損粉墨不傷古澤若紅黑黴點及油污譬之雜毒入心不能去也補綴破畫法備前人無可增損惟有經標多次上下邊際爲惡手濫割必須覓一色紙絹接闊一分才不逼畫位要之書畫以紙白版新爲貴若紙弊墨渝無論近代卽晉唐宋元烜赫有名之蹟亦當減色

畫背紙用元幅精勻漫薄涇縣連四碰熟兩紙合一糊就風乾視畫之長短闊狹裁割勿以零剩補湊交接細止一線稍闊便橫梗畫面托畫亦用前紙更揀密膩者不但質韌護畫它日復標且易揭起可供書畫家揮染標用宣德小雲鸞綾天地以好墨染絕黑或澹月白二垂帶不必泥古墨界雙線

舊標亦竟有不用者上下及兩邊宜用白大畫狹邊小畫闊邊如上嵌金黃綾條旁用沈香皮條邊等古人取以題識鄙意劇蹟審定未宜疥字此式不必效之短幀尺幅必用仿宋院白細絹獨幅空嵌其上下隔水須就畫定分寸不得因齋閣之高卑意爲增減更不得妄加贖池軸首用絲薄落花流水舊錦爲佳次則半熟細密縹絹最熨貼楸竹卽狹畫必釘紫銅四紐貫金黃絲繩縛用舊織錦帶軸身用櫛木規員剜空軸頭覓官哥定窰及青花白地宣蕒與舊做紫白檀象牙烏犀黃楊製極精樸者用之凡軸頭必方鑿入柄卷舒才不鬆脫不可過壯尤忌纖長橫卷引首及隔水用宣德小雲鸞綾贖池用白宋牋藏經牋或宣德鏡面牋如宋元金花粉牋雖工麗卻不入品邊用精



薄藏經牋闊止三分其法以牋裁七分條兩頭斜翦再斜接一分黏畫背餘對折緊貼卷邊際則邊狹而有力不但能護畫且無套邊蘇脫之患矮卷用如前白綾鑲高然後接藏經牋次用細密絲薄院絹作邊或染皮條黃或縹色亦如前邊法復背忌健厚止用精漫涇縣連四一層卷首用真宋錦及宋繡然不易得卽勝國高手翻鴻龜紋粟地等錦亦精麗軸用白玉西碧爲上犀角製精者閒用之以備一種須縮入平卷才便展舒勿仿古蠹出卷外古玉籤雖佳但歷久則籤痕透入畫裏爲害不小不如用舊織錦帶作縛寧寬無緊冊葉用宣德紙它嵌或細密縹白二色絹忌綾標幘若扁闊必仿古推蓬式不可對折面用真宋錦爲上次則豆瓣枓或香枓作胎黑漆退光貴方平勿委稜角面籤用藏經牋或白宋牋

隨作篆隸眞行書標題不得鐫刻

糊法用陳天水一缸以潔白飛麪入水水氣作酸再易前水酸盡爲度旣曝乾入白礬少許和秋下陳天水打成團入鍋煮熟傾置一缸候冷浸以前水日須一易臨用入甕甌干杵爛熟以前水勻薄大忌濃厚夏標治糊十日之前春秋治糊一月之前過宿便失糊性裝潢鄭墨香云糊帚新則硬澁舊則脆脫利用在不新不舊之間說頗切理附入以備藝林采取  
裝潢春和秋爽爲佳候忌黃梅積雨癡風嚴寒裝潢之法但得腴潤不枯墨采不伏層糊疊紙中邊上下之均平展案擎又轉折舒卷之熨貼卽未能如張李祕妙亦今世之湯凌高手也更須懸挂寶愛約四五日一易旣不病畫亦不損標



王都尉刻句德元圖書記印書畫米海嶽辨出元字腳趙集賢跋定武蘭亭董宗伯猶議其不識唐彥猷適知跋尾印記精確最難今人鑄法庸劣考據踳譌每好附名烜赫正如佛頭著穢徒貽識者噴筍滿案也

銀錠畫櫃制雖古卻不入品須合兩頭柄鑿平如一字或作鎖殼形更須外凸中凹四稜略規員用堅老香柁木爲之掛畫之法將擲竹貼櫃短幅一二轉長幅多轉但不得過隔水最忌升起櫃上作一曲與硬折拖落櫃後漢銅繚鈎代畫又最佳又柄覓方竹枝直而節勻者去青摩弄滑膩養其色如蜜又取白玉若截肪者琢如新月一痕制亦雅別

畫案有宋元退漆斷紋週邊嵌銀絲方勝不用四足卽案面拖尾著地一邊略飛捲便看畫承軸制最奇別他則紫檀鐵

木爲上香柁花柁次之長可六尺闊可二尺貴方稜忌委角有作兩架承案面者亦雅重然必覆以青氈氈或珊瑚色及瑩白氈罽與精麗舊錦卷軸才不惹潤壁桌覓純紫鐵木制極精古者不時拭抹久則滑澤發光如鑑若俗制粗腳竊名董桌常爲文敏稱冤可竟廢不用

小畫作匣用香柁木長短闊狹隨畫定制一匣容四替一替容五畫頂置提梁橫開一門嵌入門上釘紫銅方紐紐中起柄入鑿便鎖鎖貴精古覓宋鐵嵌金銀者最佳紫銅者次之匣後鏤四穴入指出替省卻替橫釘紐殿制如方几高不過二尺兩匣並置旣取看不勞卽攜帶亦便大畫作幬用豆瓣柁次則香柁木高亦隨畫定制闊止二尺深可尺餘一門開展一門藏準上落鉸釘用紫銅仿古梭子式承殿止高六寸



惟櫛內忌粉漆及糊紙卷冊用舊錦作囊或紫白檀作匣匣內襯宣德小雲鸞白綾以檀末糝新棉花為胎不但展舒發香且能辟蝨

賞延素心錄終

書畫說鈴

婁東陸時化聽松著

仁和許增邁孫棻

兩漢以來文字蔚興其體不一詔誥疏議詞賦詩騷歌頌誌狀銘表記序哀誄劄子書牘之外又有曰說辨理之正論道之中謂之正說明經斷史謂之注說亦云闡說前人未及謂之創說人云亦云謂之勦說統括古今謂之雜說街談巷議謂之俗說亦云小說曲學異端謂之邪說書與畫技能也而大道存焉書肇於畫卦而篆籀隸正行草體格遞殊工拙自判說之至正者心正則筆正一語定之畫自山龍藻火至為聖賢神佛圖象山水花果鳥獸各立一法以自成家歸於有筆墨神韻而



具書卷氣者其傳必遠前人之說已盡無俟後起之辨論闡注既不能創亦不可勦也不知書畫無可說書畫之流弊有欲說而不忍而仍不能已者自書畫可易貨利而作偽者出始而欺人繼而欺友至及父兄師長而無忤色其世俗居心尙可問乎一端之弊一夕之談山人出之痛哭流涕非可以從容揮塵時並觀雖不免爲小說俗說而究不得謂之邪說

書畫說一

苟悅有言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今世上之事尙不能冀其虛偽不得設誣罔不得行區區書畫出

之古人古人往矣不能起九原而問之又烏能歸於真實而無虛罔而斷斷論說之哉惟不能使天下事歸於真實而無虛偽誣罔而姑務之於書畫也天下之事出之於天下之人一草茅賤士旣無德位又鮮時勢其將何以轉移之哉書畫自古及今作偽者亦終有數盡心力而考之且以此無關重輕之一端歸於真實絕其虛罔使是非明而黑白定也

書畫說二

今所錄之書畫與前人少異前人以相傳之名蹟著耀而重價者則亟登焉一鱗片甲則棄之余於斷簡殘編往往更爲留意余生也晚名蹟罕見又未嘗出入朱門得見者皆故族散亡之餘及山僧韋儒之什襲然何一非古人心思知慮之所在况久著人耳目者人已知之此而不載甚懼氓焉



書畫說三

凡書畫隨見卽以片紙記之置之囊中以當煙雲過眼亦留雪鴻泥爪未嘗分門別類亦不序朝代後先今偶出而觀之有忠孝焉有節義焉或以廉潔著或以文酒豪或鍾情而綢繆感慨或曠達而富貴浮雲或寄傲於隱逸或傳道於釋玄見之製圖見之詩歌因集爲一編豈獨書畫云乎門部仍不分而分之以朝代先後一朝之人而中有前後有不及次焉

書畫說四

書畫供人之娛玩而非但供人之娛玩詞賦可與木人之正集參攷圖繪可合山經水乘發明且作者之知愚賢不肖及性情之剛柔高卑往往流露于筆墨之間此又從書畫之理而旁見側出者也

書畫說五

論書畫而鋪張揚厲下乘也明知其僞以冀壯觀者是也僅論價值之低昂者下乘也不究其命意之所在志趣之所存者是也尊古而薄今非也世日遠而所存日少必欲致焉則僞而已矣 國朝畫手如王奉常時敏王廉州鑑王司農原祁王山人暉布衣初名格後改壽平吳處士應較之宋元大家有過無不及真而佳者今已罕見況以後乎

書畫說六

凡名蹟既信而有徵於真之中辨其著意不著意是臨摹舊本抑自出心裁有著意而精者心思到而師法古也有著意而反不佳者過於矜持而執滯也有不著意而不佳者草草也有不著意而精者神化也有臨摹而妙者若合符節也有



臨摹而拙者畫虎不成也有自出心裁而工者機趣發而興會佳也有自出心裁而無可取者作意經營而涉杜撰也此中意味慧心人愈引愈長與年俱進扞格者畢世模糊用心亦無益也

書畫說七

聞一舊家藏一名蹟苦不相識鑽頭覓縫得至其家主人欣然絕無難色出而觀之所見果如所聞又不相迫促渴則有飲飢則有食盡情覽畢謝而退主人曰尙有君所未聞者更出一二種俱是逸品真大快事也或聞其妙而去旣見卻是極贗或登其堂百般推託非云出借于外卽是已經售人已送達官長者則又大煞風景

書畫說八

人之好惡不同與人共觀名蹟其人云此種方是逸品此是神品此是妙品與余意中一一符合真大快事也或妄論不休不但不著痛癢所論朝代以前作後以後作前朗誦題辭無非破句認識字面盡屬魯魚則又大煞風景

書畫說九

偶至市肆見一最入賞鑒之物彼不知作者爲何人不及半價而得之真大快事或藐視爲市人必不知是物之妙處及至問之彼已了了於胸中余爲之躊躇曰事不諧矣彼必索重價姑再問之所索之價竟適符其值頃刻成交此一大快事也或值一索百呼朋引類互爲圈套一肯一不肯旣成交易又別生枝節云尙有一物要牽聯而售或錦囊檀匣另要補價舌敝唇焦塵生滿襟則又大煞風景



名蹟中或詩歌詞賦題跋其中有字義不解或不知作者之姓名摻索羣書攷而不得咸推某為博覽造謁請教亦殊茫然或強為知而支吾自料此為畢生疑案忽逢一人偶然道及曰是出何書或見於某集某代取冊證之歷歷在目積年疑團一旦冰釋此真一大快事或一名蹟鄙者以為此是小名家難獲重價割去其款另書重名或憎其無跋於本身紙素添一二題辭此則大煞風景其人必墮阿鼻地獄

書畫說十一

得一名蹟或有圖而失跋或有跋而失圖中心耿耿有璧破鴛離之歎忽來一友云偶拾一物惜乎不全敢以持贈出而視之卽是余所缺之物遂為延津之劍真大快事或一名物

本是全美真圖繫之以偽跋真跋繫之以偽圖此出市井小人之所為巧計日久知一落於此一落於彼彼此爭持而不肯合此大煞風景

書畫說十二

集書畫成錄者或僅記人名圖數或并詳其題款自宣和書畫譜始繼之以畫繼王氏書苑畫苑書畫錄朱性甫鐵網珊瑚都南濠鐵網珊瑚清河書畫舫寶繪錄真蹟日錄圖繪寶鑑無聲詩史古今法書名畫題跋珊瑚網汪珂玉書畫題跋記郁逢慶銷夏錄陳午亭銷夏錄高江村銷夏錄所錄皆觸目琳琅客有見余輯殘編斷簡而哂之者余曰子何見之淺余豈與之角勝哉亦一時之寄興焉耳臺閣之人己之勢與力已足以致而又往來於名公鉅卿間所見益多如朱性甫



輩亦寒士也生當弘治正德之時遺迹尙有留落人間一時往還者如沈啟南文徵仲父子皆具一世之巨眼而又善於物色故窮措大而入龍宮寶藏所見亦非凡品余生搆羅旣盡之時又鮮聲應氣求之友雖年二十以外絕意名利卽藉以銷磨歲月迄今往來於荒江寂寞之濱又三十餘年所見不過如是生非其時處非其地非余之知識有不及于前輩諸公也

書畫說十三

凡物必求盡美必爲造物所忌必求奇異必歸於僞妄而止不獨書畫然也余大父侍御公先嚴儒林公生於康熙初年與韓慕廬吳西齋湯西厓何義門諸先生務爲經濟之學亦未嘗不游心於書畫玩器每得宋榻法帖一二行卽寶藏之

不問其前後也知古人之用筆用意餘可類而推已有蕭齋之遺意焉古玉一角古銅一片已如見太古意味無窮摩挲不忍釋手但究其從何器損下製于何代昔之士大夫在於稽古不在於貨利今求三代玉器顏色要白甘黃甘青志有不足血侵必紅四散布置物大而全則以新玉製就提紅油而已矣求三代銅器必夏鼎商彝要五色咸備而且鮮明又不剝落則以新銅鑄成燒斑而已矣論磁必柴汝官哥必花器香器釉足而光澤則赴江西照古式新燒以砂水拈漿擦退其光而已論書畫必要晉唐始而宋元止兼取紙白絹美則捉筆揮灑而已此外無他法也

書畫說十四

收藏印非妄下也有一定之步位宜大宜小宜朱文宜白文



無可容則可已矣詩與跋非妄作也詩有意旨跋有發明字之大小或草或楷俱有恰當往往敷衍幾句則又何必非如生員歲試勒令必到也前明之犯此病者在在皆是何况今日余不自量輒爲人下筆然總於別紙日後聽其去留可也

書畫說十五

張守中桃花山鳥名畫也銷夏錄載之近歸吳中一人愛之甚藏之深有裝池而居吳者最狡黠同郡一宦每過其店輒譽是畫黠者因至藏畫家說以畫本日久漿退紙縐卷舒必爲害須加以薄漿直而藏之可無恙因信其言而付之卽倩人摹成一幅料宦者來以真本貼於壁之高處宦果至曰此物何出也曰玩久生厭將重裝照原價而售矣宦曰原價吾所知也斯畫吾所欲也黠者曰予可無利而空行乎宦者曰

必有以酬之歸而取價黠者易僞者貼於壁之高處須與宦至交價及酬黠者故令人喚藏畫家之僕至僕亦僞爲受其價而存其酬起畫磨好裝成交宦而事畢矣真者仍還原所後宦覺而無可如何矣

書畫說十六

近有一人善作僞本一人又出本數金囑造各種畫極意裝池忽作僞者之筆墨人人看破其法不行出本定做者無從銷售矣邇代貴官收買物件謂之辦差又一盲於目而盲於心者執是役欲以售彼復慮倩人看出吳中有一典鋪時當書畫出本者至其典挽通典中櫃夥將僞物畢置是處空出當票一紙擡前其年月出本者持票而告盲於心者曰某家積有古物茲不能守君所知也某典之善於捆絕人物而不



出君所知也今某家之物悉入某典而何時出君長者其圖之票在是盲於心者曰我其備本利而贖之物佳再找否則已矣出本者曰善悉如君命遂贖而墮其術

書畫說十七

吾友好弄書畫玩器頗有蓄而真偽叅半屢爲人打換忽去忽來瞬息而案頭俱僞矣又有收而復賣賣而又收久之銀盡存物甚多而不能賣銀矣

書畫說十八

曾見一人飲後至骨董鋪囊中有銀店主覘知見其時取盤中一僞玉圈撫摩店主察其神情認爲玉矣因巧言出其囊銀而賣之歸醒而覺一言不出越半年是端陽前數日前醉者同一山西人至以石作玉之店出鐘馗一幅寄售索價二

十金店主曰不必存矣量值僅兩許而何甘爲前醉者曰彼西人烏知筆墨趁此節中店中張掛幾日而還之亦有何礙店主唯唯張之于壁前醉者又令一山西人數進其店而觀斯畫曰此敝省名人筆也意欲要此店主索五十金其人願出十金添至十六金而將去店主曰此乃寄也尙當問之其人出一小銀錢重三錢者爲定而去明日前醉者同寄畫之山西人至其店索寄物店主收下屢還屢止曰有人肯出三兩鄙見亦可銷矣寄者大笑曰此祖傳世寶前以少盤費而爲之今有矣前醉者再三勸之有銀何患無畫于是至十二金而成交店主期以明日付銀寄者曰吾將登舟廿人待吾復持而走店主付尙餘四金遂應之于是僞玉之銀盡返而餘矣



書畫說十九

甲與乙相友甲能書通文理販書畫外似憨哥內頗詭譎乙受業而看書畫冀以取利久之甲曰汝鑑進矣令乙買一件甲與售獲大利乙素有本業經營藥材於是疏本業而專務書畫乙有所得必質之于甲甲曰買則買之甲曰舍則舍之甲持而令乙買乙必從命如陳相之見許行也又久之乙本業荒而貲本盡書畫汗牛無有顧問載之遠遊亦完璧而返謀之甲甲曰此待時待價而動者何亟亟也無如乙之貲本盡在書畫乙應還本業客人之貨價亦盡在於書畫客不能待逼索急迫欲以抵補於客客視之如敝屣若將免焉乙舍是無別抵客訟于官拘乙榜笞繫之縲紲迨後以房屋稍償客無如何而止聞者每爲太息近余至一處賈者畢集甲抵

掌而侈貨殖之妙余諷之曰近見乙乎其景況何如甲曰是人窮極無賴矣舉座譁然甲去余曰此有一笑話也一人行於道見道上棄嚼乾之蔗渣復拾入口而大嚼毫無餘液吐而罵曰無廉耻咀得如此之乾今甲之藐乙何以異是

書畫說二十

余飄泊江湖留心古人遺跡山巔水湄模糊刊刻卽冒險亦必細覽偶至一處敗紙一堆必反覆尋繹冀有所得而亦隨以採風知其習俗卽此書畫一道至風雅也可悲可歎之事已不勝舉況其他乎吳越爲各省必由之路傾蓋而逢日凡幾輩城中古玩舖以百計攜而銷售俗呼之曰捐木梢更不可數殆皆不講信實斷絕一人復有一人踵而繼生計之易以居於吳越花銷之易亦以居於吳越妓船鱗比酒閣蟬聯



千般巧計而得之者一投足而蕩然矣

書畫說二十一

書畫無款非病也宋人無款而且無印者甚多凡院本而應制者皆無印無款如馬夏諸公或於下角偶於樹石之無皴處以小楷書名李龍眠能書而不喜書款今人得真蹟而必于角上添龍眠李公麟五字罪大惡極古人或書或畫而至子不朽其人必有宿根鍾山川靈秀之氣而生加以博覽積之以苦功然後成此慧業一人有一人之面目即父子亦不相肖如大令已不似右軍至必傳一也夫如是何必藉款善鑒者一覽而知此種筆墨必出某人善鑒者非仙也舍是人無弟二人能之者定之總不失作者一場辛苦而成豈無傳意然不書名者亦曰後人當知非吾莫能爲也然此後人

非言泛泛庸庸之人一代之作書畫者止一二人鑒書畫者亦止一二人且鑒者亦必自能作者唐之歐虞褚薛宋之米氏父子蘇氏父子元之趙氏父子柯敬仲輩皆傳人而鑒傳跡今則不知何許之人街談巷議彼所恃者猶識得名耳故款在所必需

書畫說二十二

宋人書名不用印用印不書名見之黃山谷暨先渭南公

書畫說二十三

書畫不遇名手裝池雖破爛不堪寧包好藏之匣中不可壓以他物不可性急而付拙工性急而付拙工是滅其蹟也拙工謂之殺畫劊子今吳中張玉瑞之治破紙本沈迎文之治破絹本實超前絕後之技爲名賢之功臣



書畫之大小闊狹本無定也古人偶得名紙卽輿到筆隨今則以二尺爲止闊則八九寸焉收無用舊畫截小去款另書著名宋元之人至以巨幅改作三四幅命名必祥瑞積至百數往銷他處余始甚爲此輩危之越幾月見其或持銀以歸或又帶別處之貨售於家鄉或以此銀并捐小小功名問之云宋元人名只在數金以內一軸然計本已可得三倍矣事不可料如此

書畫秘密而藏不與人看自亦不看如以大寶沈之深淵最不可解然輕與人觀亦非也其人全然不董徒勞卷舒反以油手指點吐沫噴濺有損無益

名蹟全賴收藏得地如聽蟲螻鼠咬或置卑溼而霉爛其罪過與棄粥飯於污穢同

書畫必位置得宜山水園林最稱卽竹籬茅舍打掃潔淨亦無不可高堂華厦金碧輝煌反覺減色如中懸名繪旁列硃箋俗字對聯聯句則堂皇冠冕出名則權勢赫奕兼佐以燒斑銅鼎孔雀毛扇洋貨時鳴鐘等物此書畫之阨境也

賞鑑難得頭緒如從未見其人之眞蹟忽來一臨摹善本則爲其所惑如旣見矣烏得更指鹿爲馬然此難望之無心無目之人



勿與門外人爭真偽徒費唇舌多一物添一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亦不講為安無柰覺得俗氣逼人 丙申荷月朔聽松山人納涼無事而作是說

書畫說鈴終

書畫鑒藏矜重自古梁之虞和唐之徐浩武平一皆品目精盡鑒入毛髮自茲以降惟君相有雅好者屈天下之物力金題玉躐照暎一世寒門素士能講求雅玩者蓋難之矣周君藥坡讀書稽古以其餘力為鑒藏者定為裝潢十則一一精到不可移易知其賞會者微矣它日過武林將盡發其藏而縱賞之引滿狂叫一大快事也瑯邪王樹書



錄賞之得蕭珍把一大州車出紙麻王樹書  
匪不可訝是映其實會香燭矣了日戲其於機畫其  
藥與新書辭古以其翰代為書其香玉為焚衛十明一一  
風王劉漁期一廿奕門表士並為未與元香蓋鐵之矣因特  
畫器人手變自茲以漸動其自遊復昔而天下之體以  
書畫與無輕重自古樂之氣麻惠之絲苗九平一習品目

前哲已往其所留貽僅此殘墨數點護之當如頭目腦髓顧  
裝潢委諸凡手收置則又鮮會見之往往令人氣塞吾友藥  
坡先生清真好古誦鑿淹遠其於銘心之品既性命以之復  
著為此說以戒好事觀其立論開發淵深如昔人創物必造  
微而後已蓋深者不能使之淺也至於題識繁芴引覈罕據  
初不省度疥癘滿紙尤可惋痛讀王都尉云一則向所失  
物取次得之快絕快絕乾隆丁巳清和玉几弟陳撰書







乾隆丙午春仲月吉兔牀吳騫書于桃溪墨陽樓

高天書香... 吳騫... 桃溪墨陽樓... 乾隆丙午春仲月吉兔牀吳騫書于桃溪墨陽樓

陽羨名陶錄目次

卷上

原始

選材

本藝

家湖

卷下

談鼓

文翰



文飾
精雅
奇丁
宋陶
本藝
風韻
寺工
陽羨名陶錄目次

陽羨名陶錄卷上

海寧吳騫槎客編

仁和許增邁孫栞

原始

相傳壺土所出有異僧經行邨落日呼曰賣富貴土人羣嗤  
 之僧曰貴不欲買買富何如因引邨叟指山中產土之穴  
 及去發之果備五色爛若披錦

陶穴環蜀山山原名獨東坡先生乞居陽羨時以似蜀中風  
 景改名此山也祠祀先生于山椒陶煙飛染祠宇盡墨按  
 爾雅釋山云獨者蜀則先生之銳改厥名不徒桑梓殷懷  
 抑亦攷古自喜云爾

吳騫曰明王升宜興縣志引陸希聲頤山錄云頤山



東連洞靈諸峰屬于蜀山蜀山之麓有東坡書院然則蜀山蓋頤山之支脉也今東坡書院前有石坊宋牧仲中丞題曰東坡先生買田處

選材

煥黃泥出趙莊山以和一切色土乃黏腫可築蓋陶壺之丞  
礪也

石黃泥出趙莊山即未觸風日之石骨也陶之乃變硃砂色天青泥出蠡墅陶之變黯肝色又其夾支有梨皮泥陶現凍梨色澹紅泥陶現松花色淺黃泥陶現豆碧色密口泥陶現輕赭色梨皮和白沙陶現澹墨色山靈腴絡陶治變化尚露種種光怪云

老泥出團山陶則白沙星星宛若珠琲以天青石黃和之成

淺深古色

白泥出大潮山陶瓶盎缸缶用之此山未經發用載自江陰

白石山

即江陰秦望山東北支峰

吳騫曰按大潮山一名南山在宜興縣南距丁蜀二山甚近故陶家取土便之山有洞可容數十人又張公善權二洞石乳下垂五色陸離陶家作釉悉于是采之

出土諸山其穴往往善徙有素產于此忽又他穴得之者實山靈有以司之然皆深入數十丈乃得

本藝

造壺之家各穴門外一方地取色土篩搗部署訖舂窖其中名曰養土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祕不相授壺成幽之以候



極燥乃以陶甕

俗謂之甕

度五六器封閉不隙始鮮欠裂射

油之患過火則老老不美觀欠火則穉穉沙土氣若窠有

變相匪夸所思傾湯貯茶雲霞綺閃直是神之所為億千

或一見耳

規仿名壺曰臨比于書畫家入門時

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淪旋啜以盡色聲香味之蘊故

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盞不宜砥湯力茗香

俾得團結氤氳宜傾竭卽滌去淳淳乃俗夫強作解事謂

時壺質地堅結注茶越宿暑月不餽不知越數刻而茶敗

矣安俟越宿哉況真茶如尊脂采卽宜羹如筍味觸風隨

劣悠悠之論俗不可醫

壺宿雜氣滿貯沸湯傾卽浸冷水中亦急出冷水寫之元氣

復矣

品茶用甌白瓷爲良所謂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閒軒也製宜

弁口邃腹色澤浮浮而香味不散

茶洗式如扁壺中加一項鬲而細竅其底便過水漉沙茶藏

以閉洗過茶者仲美君用各有奇製皆壺使之從事也水

杓湯銚亦有製之盡美者要以柳匏錫器爲用之恆

壺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時大初年皆細土澹墨色上有銀

沙閃點迨礪砂和製穀縐周身珠粒隱隱更自奪目

壺入用久滌拭日加自發闇然之光入手可鑒此爲文房雅

供若膩滓爛斑油光爍爍是日和尙光最爲賤相每見好

事家藏列頗多名製而愛護垢染舒袖摩娑惟恐拭去曰

吾以寶其舊色爾不知西子蒙不潔堪充下陳否耶以注



眞茶是藐姑射山之神人安置煙瘴地面矣豈不舛哉

周高起曰或問以聲論茶是有說乎荅曰竹鑪幽討  
松火怒飛蟹眼徐窺鯨波乍起耳根圓通爲不遠矣  
然鑪頭風雨聲銅餅易作不免湯腥沙銚能益水德  
沸亦聲清白金尤妙第非山林所辦爾

家湖

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閒靜有致習與陶  
缸寶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澁練捏築爲胎規而圓之剝使  
中空踵傳口柄蓋的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

吳騫曰金沙寺在宜興縣東南四十里唐相陸希聲  
之山房也宋孫觀詩云說是鴻磐讀書處試尋幽伴  
拄孤藤建炎間岳武穆曾提兵過此留題

供春學憲吳頤山家僮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春給使之暇  
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搏坯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  
文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尙現節腠視以辨眞今傳  
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世  
以其係龔姓亦書爲龔春

周高起曰供春人皆證爲龔春子于吳同卿家見大  
彬所仿則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訟云

吳騫曰頤山名仕字克學宜興人正德甲戌進士以  
提學副使擢四川參政供春實頤山家僮而周系曰  
青衣或以爲婢並誤今不從之

董翰號後谿始造菱花式已殫工巧

趙梁多提梁式

梁亦作良



元暢茗壺系作元錫秋園雜佩

作袁錫茗壺譜作元暢

時朋一作鵬亦作朋朋大彬之父與董趙元是為四名家並

萬厯間人乃供春之後勁也董文巧而三家多古拙

李茂林行四名養心製小圓式妍在樸緻中允屬名玩案春至茂

林茗壺系作正始

周高起曰自此以往壺乃另作瓦缶囊閉入陶穴故

前此名壺不免沾缸罈油淚

時大彬號少山或陶土或雜砂礪土諸款具足諸土色亦具

足不務妍媚而樸雅堅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

作大壺後游婁東聞陳眉公與瑯琊太原諸公品茶試茶

之論乃作小壺几案有一具生人閒遠之思前後諸名家

並不能及遂于陶人標大雅之遺擅空羣之目矣案大彬茗壺系

作大

周高起曰陶肆謠云壺家妙手稱三大蓋謂時大彬

及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子為轉一語曰明代良陶

讓一時獨尊少山故自匪佞

李仲芳茂林子及大彬之門為高足第一制漸趨文巧其父

督以敦古芳嘗手一壺眎其父曰老兄者個何如俗因呼

其所作為老兄壺亦入金壇卒以文巧相競今世所傳大

彬壺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見賞而自署款識者時人語曰

李大瓶時大名

徐友泉名士衡故非陶人也其父好時大彬壺延致家塾一

日强大彬作泥牛為戲不即從友泉奪其壺土出門而去

適見樹下眠牛將起尙屈一足注視捏塑曲盡厥形狀攜



以眎大彬一見驚歎曰如子智能異日必出吾上因學爲  
壺變化式土仿古尊壘諸器配合土色所宜畢智窮工移  
人心目厥製有漢方扁觶小雲雷提梁卣蕉葉蓮芳淺花  
鶯蜚分襠索耳美人垂蓮大頂蓮一回角六子諸款泥色  
有海棠紅硃砂紫定窯白冷金黃澹墨沈香水碧榴皮葵  
黃閃色梨皮諸名種種變異妙出心裁然晚年恆自歎曰  
吾之精終不及時之粗友泉有子亦工是技人至今有大

徐小徐之目未詳其名

案仲芳友泉二人  
茗壺系作名家

歐正春多規花卉果物式度精妍

邵文金仿時大漢方獨絕

邵文銀

蔣伯琴名時英此四人並大彬弟子蔣後客于吳陳眉公爲

改其字之數爲琴因附高流諱言本業然其所作堅緻不  
俗也

陳用卿與時英同工而年技俱後負力尙氣嘗以事在縲絏  
中俗名陳三駮子式尙工緻如蓮子湯婆鉢盂圓珠諸製  
不規而圓已極妍飾款仿鍾太傅筆意落墨拙用刀工  
陳信卿仿時李諸傳器具有優孟叔敖處故非用卿族品其  
所難作雖豐美遜之而堅瘳工整雅自不羣貌寢意率自  
誇洪飲逐貴游閒不復壹志盡技閒多伺弟子造成修削  
署款而已所謂心計轉籠不復唱渭城時也  
閔魯生名賢規仿諸家漸入佳境人頗醅謹見傳器則虛心  
企擬不憚改爲技也進乎道矣

陳光甫仿供春時大爲入室天奪其能蚤嘗一目相視口的



不極端緻然經其手摹亦具體而微矣案正春至光甫茗壺系作雅流

陳仲美婺源人也造瓷器景德鎮以業之者多不足成其名棄之而來好配壺土意造諸玩如香盒花盃後貌鑪辟邪鎮紙重鏤疊刻細極鬼工壺象花果綴以草蟲或龍戲海濤伸爪出目至塑大士象莊嚴慈憫神采欲生瓔珞花鬘不可思議智兼龍眠道子心思殫竭以天天年

沈君用名士良踵仲美之智而妍巧悉敵壺式上接歐正春一派至尚象諸物製為器用不尚正方圓而準縫不苟絲髮配土之妙色象天錯金石同堅自幼知名人呼之曰沈多梳宜興垂髻之稱巧殫厥心亦以甲申四月天案仲美君用茗壺系作神品

邵蓋  
周後谿

邵二孫並萬麻間人

吳騫曰按周嘉胄陽羨茗壺譜以董翰趙梁元暢時朋時大彬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歐正春邵文金蔣伯苓皆萬麻時人

陳俊卿亦時大彬弟子

周季山

陳和之

陳挺生

承雲從

沈君盛善仿友泉君用以上並天啟崇禎間人

陳辰字共之工鑄壺款近人多假手焉亦陶之中書君也

周高起曰自邵蓋至陳辰俱見汪大心葉語附記中



大心字體茲號古靈休寧人鐫壺款識卽時大彬初  
倩能書者落墨用竹刀畫之或以印記後竟運刀成  
字書法閒雅在黃庭樂毅帖閒人不能仿賞鑒家用  
以爲別次則李仲芳亦合書法若李茂林硃書號記  
而已仲芳亦時代大彬刻款手法自遜案邵蓋至陳辰茗壺系入

徐令音未詳其字見宜興縣志豈卽世所稱小徐者耶

項不損名真樵李人襄毅公之裔也以諸生貢入國子監

吳騫曰不損故非陶人也嘗見吾友陳君仲魚藏茗  
壺一底有硯北齋三字旁署項不損款此殆文人偶  
爾寄興所在然壺製朴而雅字法晉唐雖時李諸家  
何多讓焉不損詩文深爲李檀園聞子將所賞頗以

門才自豪人目爲狂後入修門坐事死于獄靜志居  
詩話載其題閨人梳篋銘云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  
身有心奚不如是此銘雖出于前人然不損亦非一

于狂者銘云人之有髮云云乃唐盧仝所作櫛銘

沈子澈崇禎朝人

吳騫曰仁和魏叔子禹新爲余購得菱花壺一底有  
銘云云後署子澈爲密先兄製又桐鄉金雲莊比部  
舊藏一壺摹其式寄余底有銘云崇禎癸未沈子澈  
製二壺款制極古雅渾朴蓋子澈實明季一名手也  
陳子畦仿徐最佳爲時所珍或云卽鳴遠父

陳鳴遠名遠號鶴峰亦號壺隱詳見宜興縣志

吳騫曰鳴遠一技之能聞世特出自百餘年來諸家



傳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跡所至文人學士爭相延攬常至海鹽館張氏之涉園桐鄉則汪柯庭家海寧則陳氏曹氏馬氏多有其手作而與楊中允晚研交尤厚子嘗得鳴遠天雞壺一細砂作紫棠色上銀庚子山詩爲曹廉讓先生手書製作精雅真可與三代古器並列竊謂就使與大彬諸子周旋恐未甘退就邾莒之列耳

徐次京

惠孟臣

葭軒

鄭寧侯皆不詳何時人並善摹仿古器書法亦工

張燕昌曰王灼山長子翼之燕書齋一壺底有八分

書雪庵珍賞四字又楷書徐氏次京四字在蓋之外口啟蓋方見筆法古雅惟蓋之合口處摠不若大彬之元妙也余不及見供春手製見大彬壺歎觀止矣宜周伯高有明代良陶讓一時之論耳又余少年得一壺底有真書文杏館孟臣製六字筆法亦不俗而製作遠不逮大彬等之自檜以下可也

吳騫曰海寧安國寺每歲六月廿九日香市最盛俗稱齊豐宿山于時百貨駢集余得一壺底有唐詩雲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製十字皆行書制渾朴而筆法絕類褚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後一名手也葭軒工作瓷章詳談叢又聞湖汊質庫中有一壺款署鄭寧侯製式極精雅惜未寓目



神工計意章精結難又謂陶父實軍中言一  
 而華出餘賦前所南賦孟亞亦大  
 入西鼎一準則似安善蓋與十  
 吳書曰新造交國志補益六氣廿  
 獎前不製大淋善之自創以不何也  
 一查列百頁書文古韻孟亞號六  
 直四洲高百四升瓦陶器一精之  
 之示妙出余不火只其精者手  
 口與蓋式與華者古無新益之合  
 陽羨名陶錄卷上終

陽羨名陶錄卷下

海寧吳騫槎客編

仁和許增邁孫栞

談叢

蜀山黃黑二土皆可陶陶者穴火負山而居纍纍如兔窟以  
 黃土為胚黑土傳之作沽瓠藥鑪釜鬲盤孟敦缶之屬粥  
 于四方利最溥近復出一種似均州者獲直稍高故土價  
 踊貴晦踰三十千高原峻坂半鑿為陂可種魚山木皆童  
 然矣陶者甬東人非土著也王釋登荆溪疏  
 往時龔春茶壺近日時大彬所製大為時人寶惜蓋皆以瓮  
 砂製之正取砂無土氣耳許次紆茶疏  
 茶壺陶器為上錫次之馮可賓茶牋



茶壺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何也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閣同上

茶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供春最貴第形不雅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製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製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為適用其提梁卧瓜雙桃扇面八稜細花夾錫茶替青花白地諸俗式者俱不可用文震亨長

物志

宜興罐以龔春為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以黃元吉為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錫也器方脫手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之價其輕重正相等焉豈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而豪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張岱夢憶

茗注莫妙于砂壺之精者又莫過于陽羨是人而知之矣然寶之過情使與金玉比直毋乃仲尼不為己甚乎造物但取其適何必幽渺其說必至殫精竭慮而後止哉凡製砂壺其嘴務直購者亦然一曲便可憂再曲則稱棄物矣蓋貯茶之物與貯酒不同酒無渣滓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論茶則有體之物也星星之葉入水即成大片斟瀉時纖豪入嘴則塞而不流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覺悶人直則保無是患矣李漁雜說

時壺名遠甚即遐陬絕域猶知之其製始于供春壺式古朴風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後則如陳壺徐壺皆不能髣髴大彬萬一矣一云供春之後四家董翰趙良袁錫疑即元暢其一即大彬父時鵬也彬弟子李仲芳父小圓壺李四



老官號養心在大彬之上為供春勁敵今罕有見者或淪

鼠菌或重雞彝壺亦有幸不幸哉陳貞慧秋園雜佩

宜興時大彬製砂壺名手也嘗挾其術以游公卿之門其子

後補諸生或為四書文以獻嘲破題云時子之入學以一

貫得之蓋俗稱壺為罐也先進錄

均州窯器凡猪肝色火裏紅青綠錯雜若垂涎皆上三色之

燒不足者非別有此樣此窯惟種菖蒲盆底佳其他坐墩

墩鑪合方餅罐子俱黃砂泥坯故器質不足近年新燒皆

宜興砂土為骨釉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博物要覽

宜興砂壺初于吳氏之僕曰供春及久而有名人稱龔春其

弟子所製更工聲聞益廣京口談長益為之作傳五石瓠

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器

則張鳴岐宜興茶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琖則吳十九皆

知名海內王士禎池北偶談

供春製茶壺款式不一雖屬瓷器海內珍之用以盛茶不失

元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恆不惜重價購之繼如時大

彬益加精巧價愈騰若徐友泉陳用卿沈君用徐令音皆

製壺之名手也徐階鳳宜興縣志

陳遠工製壺杯瓶盒手法在徐沈之間而所製款識書法雅

健勝于徐沈故其年雖未老而特為表之同上

毘陵器用之屬如筆箋扇箸梳枕及竹木器皿之類皆與他

郡無異惟燈則武進有料絲燈壺則宜興有茶壺澄泥為

之始于供春而時大彬陳仲美陳用卿徐友泉輩踵事增

華并製為花罇菊合香盤十錦杯子等物精美絕倫四方



陽名陶錄卷下  
皆爭購之

于琨重修  
常州府志

明時宜興有歐姓者造瓷器曰歐窯有仿哥窯紋片者有仿  
官均窯色者采色甚多皆花盆匱架諸器者頗佳

朱炎  
陶說

供春壺式茗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  
則時鵬大彬父也大彬益擅長其後有彭君實龔春陳用  
卿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絕又  
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沙壺復加饒州之鑿光  
彩射人卻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稱供春同  
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閒一畝皆通神高江  
村詩云規製古朴復細膩輕便可入筠籠攜山家雅供稱  
第一清泉好瀾三春萸昔杜茶村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茗  
二系表淵源支派甚悉

阮葵生茶  
餘客話

臺灣郡人茗皆自煮必先以手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壺供春

者吳頤山婢名製宜興茶壺者或作龔春者誤一具用之

數十年則值金一笏

周樹臺陽  
百詠注

昔在松陵王灼山補話雨樓出示宜興蔣伯琴手製壺相傳

項墨林所定式呼爲天籟閣壺墨林以貴介公子不樂仕  
進肆其力于法書名畫及一切文房雅玩所見流傳器具  
無不精美如張鳴岐之交梅手鑪閣望雲之香几及小盒  
等製皆有墨林字則一名物之賴天籟以傳莫非子京精  
意所萃也

張燕昌陽  
羨陶說

先府君性嗜茶所購茶具皆極精嘗得時大彬小壺如菱花  
八角側有款字府君云壺製之妙卽一蓋可驗試隨手合  
上舉之能吸起全壺所見黃元吉沈鷺雛錫壺亦如是陳



鳴遠便不能到此既以贈一方外事在小子未生以前迄今五十餘年猶珍藏無恙也余以先人手澤所存每欲繪圖勒石紀其事未果也同上

往梧桐鄉汪次遷安會贈余陳鳴遠所製研屏一高六寸弱

闊四寸一分強一面臨米元章垂虹亭詩一面柯庭雙鉤

蘭惜乎久作碎玉聲矣柯庭名文柏次遷之曾大父鳴遠

曾主其家同上

汪小海淮藏宜興瓷花尊一若蓮子而平底上作數孔周束

以銅如提梁質樸渾氣尤靜雅余每見必詢及無款不

知為誰氏作然非供春少山後作者所能措手也同上

余于禾中骨董肆得一瓷印盤螭鈕文曰太平之世多長壽

人白文切玉法側有款曰葭軒製葭軒不知何許人此必

百年來精于刻印昔時少山陳共之工鐫款字特真書耳

若刻印則有篆法刀法摹印之學非有數十年功者不能

到也吳兔牀著陽羨名陶錄鑒別精審遂以為贈時丙午

夏日同上

陳鳴遠手製茶具雅玩余所見不下數十種如梅根筆架之

類亦不免纖巧然余獨賞其款字有晉唐風格蓋鳴遠游

蹤所至多主名公巨族在吾鄉與楊晚研太史最契嘗于

吾師樊桐山房見一壺款題丁卯上元為崙木先生製書

法似晚研殆太史為之捉刀耳又于王灼山家見一壺底

有銘曰汲甘泉淪芳茗孔顏之樂在瓢飲閱此則鳴遠吐

屬亦不俗豈隱于壺者與同上

吾友沙上九人龍藏時大彬一壺款題甲辰秋八月時大彬



手製近于王灼山季子齋頭見一壺冷金紫製朴而小所謂游婁東見弇州諸公後作也底有楷書款云時大彬製內有紋一綫殆未曾陶鑄以前所裂然不足為此壺病上同  
 余少年得一壺失其蓋色紫而形扁底有真書友泉二字殆徐友泉也筆法類大彬雖小道洵有師承矣上同  
 客耕武原見茗壺一于倪氏六十四研齋底有銘曰一杯清茗可沁詩脾大彬凡十字其製朴而雅砂質溫潤色如猪肝其蓋雖不能吸起全壺然以手撥之則不能動始知名下無虛士也既手摹其圖復系以詩云  
陳鱣松研齋隨筆

文翰

記

宜興瓷壺記

周容

今吳中較茶者壺必言宜興瓷云始萬厯閒大朝山寺僧金沙傳供春供春者吳氏小史也至時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剗山土為之供春更斲木為模時悟其法則又棄模而所謂削竹如刃者器類增至今日不啻數十事用木重首作椎椎唯鍊土作掌厚一薄一分聽土力土穉不耐指用木作月阜其背虛緣易運代土左右是意與終始用鑄長視筆闊視薤次減者二廉首齊尾廉用割用薤用剔齊用抑用趁用撫用推凡接文深淺位置高下齊廉並用壺事此獨勤用角闊寸長倍五或圭或笏俱前薄後勁可以服我屈伸為輕重用竹木如貝竅其中納柄凡轉而藏暗者藉是至于中豐兩殺者則有木如腎補規萬所困外用竹若釵之股用石如碓為荔枝形用金作蝎尾意至器生因窮得變不能為名土



色五膩密不招客土招則火知之時乃故入以砂鍊土克諧  
 審其燥溼展之名曰土種割而登諸月有序先腹兩端相見  
 廉用煤土土溼曰煤次面與足足面先後以制之豐約定足  
 約則先面足豐則先足初渾然虛含為壺先天次開頸次冒  
 次耳次背背後著戒也體成于是侵者雍之驕者抑之順者  
 撫之限者趁之避者剔之閻者推之肥者割之內外等時後  
 起數家有徐友泉李茂林有沈君用甲午春余寓陽羨主人  
 致工于園見且悉工曰僧草創供春得華于土發聲光尚已  
 時為人敦雅古穆壺如之波瀾安閑令人喜敬其下俱因瑕  
 就瑜矣今器用日煩巧不自恥嗟乎似亦感運升降焉二旬  
 成壺凡十聚就窯火予構文祝窰文略曰器為水而成火先  
 明德功繇土以立木亦見材又曰氣必足夫陰陽候乃持夫

晝夜欲全體以致用庶含光以守時云是日主人出時壺

一一提梁卣一漢解俱不失工所言衛懶仙云良工雖巧不  
 修而後制度精瓷壺以大彬傳幾使旅人擺指此則  
 詳言本末曲盡物情文更峭健可補考工之逸篇

銘

茗壺銘

沈子澈

石根泉蒙頂葉漱齒鮮滌塵熱

陶硯銘

朱彝尊

陶之始渾渾爾

茶壺銘

汪森

茶山之英含土之精飲其德者心恬神寧

酌中冷汲蒙頂誰其貯之古彝鼎資之汲古得修綆

贊



陳遠天雞酒壺贊

吳騫

媧兮煉色春也審收宛爾和風弄是天雞月明花開左挈右提浮生杯酒函谷丸泥

賦

陽羨茗壺賦

并序

吳梅鼎

六尊有壺或方或圓或大或小方者腹圓圓者腹方堇金琢玉彌甚其侈獨陽羨以陶爲之有虞之遺意也然龕而不精與窳等余從祖拳石公讀書南山攜一童子名供春見土人以泥爲缶卽澄其泥以爲壺極古秀可愛世所稱供春壺是也嗣是時子大彬師之曲盡厥妙數十年中仲美仲芳之倫用卿君用之屬接踵騁伎而友泉徐子集大成焉一資罌耳價埒金玉不幾異乎顧其壺爲四方好事

者收藏殆盡先子以蕃公嗜之所藏頗夥乃以甲乙兵燹盡歸瓦礫精者不堅良足歎也有客過陽羨詢壺之所自來因溯其源流狀其體製臚其名目并使後之爲之者考而師之是爲賦

惟宏陶之肇造實運巧于姚虞爰前民以利用能製器而無窳在漢秦而爲甗寶厥美曰康瓠類瓦缶之太朴肖鼎鼐以成區雜瓷甗與甗甄同鍛鍊以無殊然而藝匪匠心制不師古聊抱甗以團砂欲挈餅而堇土形每儕乎敬器用豈俸夫周簠名山未鑿陶無無五采之文巧匠不生鏤畫昧百工之譜爰有供春侍我從祖在髫齡而穎異寓目成能借小伎以娛閒因心挈矩過土人之陶穴變瓦甗以爲壺信異僧而琢山廡陰凝以求土

時有異僧繞白碣青龍黃龍諸山指示土人曰賣富貴土人異之鑿山得五色土因



以為於是硃白礪鑿黃龍宛掘井兮千尋攻巖有骨若入淵  
 兮百仞采玉成峰春風花浪之濱地有畫溪花浪之勝分畦茹瀘秋月  
 玉潭之上地近玉潭並杵椎春合以丹青之色圖尊規矩之宗  
 停椅梓之榘酌翦裁于成片握文犀之刮施剗掠以為容稽  
 三代以博古考秦漢以程功圓者如丸體稍縱為龍螭壺名龍螭  
 方兮若印壺名印方皆供春式角偶刻以秦琮又有刻角印方脫手則光能照  
 面出冶則資比凝銅彼新奇兮萬變師造化兮元功信陶壺  
 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過此則有大彬之典重時大彬擬瓊  
 琳仲美之瑀鏐陳仲美巧窮豪髮伸芳骨勝而秀出刀鐫李仲美  
 正春肉好而工疑刻畫歐正春求其美麗爭稱君用離奇沈君用  
 尚彼渾成僉曰用卿醇飭陳卿若夫綜古今而合度極變化  
 以從心技而進乎道者其友泉徐子乎緬稽先子與彼同時

矣開尊而設館令効技以呈奇每窮年而累月期竭智以殫  
 思潤果符乎球璧巧實媿乎班倕盈什百以韞積時閱玩以  
 遐思若夫燃彼竹鑪汲夫春潮浥此茗盃爛于瓊瑤對焯焯  
 而意賦瞻詭厲以魂銷方匪一名園不一相文豈傳形賦難  
 為狀爾其為制也象雲疊兮作鼎壺名雲疊陳螭觶兮揚杯螭觶名  
 仿漢室之瓶漢瓶則丹砂沁采刻桑門之帽僧帽則蓮葉擎臺台  
 號提梁提梁膩于雕漆君名苦節苦節蓋已霞堆裁扇面之  
 形扇面觚稜峭厲卷席方之角蘆席宛轉滌洞誥寶臨函誥寶  
 恍紫庭之寶現圓珠在掌圓珠如合浦之珠回至于摹形象體  
 殫精畢異韻敵美人美人格高西子西子腰洵約素照青鏡  
 之菱花束菱花肩果削成采金塘之蓮蒂平蓮蒂菊入手而疑芳  
 菊合菊荷無心而出水荷芝蘭之秀芝蘭秀色可餐竹節之清竹節



貞莫比銳欖核兮幽芳傲欖實瓜瓠兮渾麗冬瓜或盈尺兮

豐隆或徑寸而平砥或分蕉而蟬翼或柄雲而索耳或番象

與鯨皮或天雞與篆珥分蕉蟬翼柄雲索耳番象鼻匪先朝

之法物皆刀尺所不擬若夫泥色之變乍陰乍陽忽葡萄而

紺紫候橘柚而蒼黃搖嫩綠于新桐曉滴琅玕之翠積流黃

于葵露暗飄金粟之香或黃白堆沙結哀梨兮可啖或青堅

在骨塗糝汁兮生光彼瑰琦之窯變匪一色之可名如鐵如

石胡玉胡金備五文于一器具百美于三停遠而望之黝若

鐘鼎陳明廷追而察之燦若琬琰淨精英豈隨珠之與趙璧

可比異而稱珍者哉乃有廣厥器類出乎新裁花蕊婀娜雕

作海棠之盒沈君用海棠香盒翎毛璀璨鏤為鸚鵡之杯陳仲美製鸚鵡杯

捧香匳而刻鳳沈君用香匳翻茶洗以傾葵徐友泉葵花茶洗瓶織回文

之錦陳六如仿古花尊鑪橫古榦之梅沈君用梅花鑪卮分十錦陳六如卮十錦杯菊

合三臺沈君用菊合凡皆用寫生之筆墨工切琢于刀圭倘季倫

見之必且珊瑚粉碎使棠谿觀此定教白玉塵灰用濡豪而

染翰誌所見而徘徊

詩

坐懷蘇亭焚北鑄鑪以陳壺徐壺烹洞山芥片歌

熊飛

顯皇垂拱昇平季文盛兵銷徧恬喜是時朝士多韻人競仿

吳儂作清事書齋蘊藉快沈燎湯社精微重茶器景陵銅鼎

半百沽荆溪瓦注十千餘宣工衣鉢有施叟時大後勁撫陳

徐凝神昵古得古意寧與秦漢官哥殊余生有癖嘗涎覬竊

恐尤物難兼圖昔年挾策上公車長安米價貴如珠輟食典



衣酬夙好鑄得大小兩施鑪今年陽羨理舊架懷蘇亭畔樂  
名壺蘇公癖王子梓里此地買田貽手書焉知我癖非公癖  
臭味豈必分賢愚閒煮惠泉燒柏子梧風習習引輕裾吁嗟  
洞山芥片不多得任教茗戰難相克亭中長日三摩挲猶如  
瓣香茶話隨公側願智跋偶檢殘編得熊公襄蘇亭歌詞想  
誌以志學宮昔有此亭亦見陽羨茗壺固甲天下  
也○騫按飛又作飛四川人崇禎中官宜興教諭

陶寶肖象歌爲馮本卿金吾作

林古度 茂之

昔賢製器巧含樸規仿尊壺從古博我明供春時大彬量齊  
水火搏埴作作者已往嗟濫觴不循月令仲冬良荆溪陶正  
司陶復泥砂貴重如珩璜世閒茶具稱爲首玩賞楷模在人  
手粉錫型模莫與爭素瓷斟酌長相偶義取炎涼無變更能  
使茶湯氣永清動則禁持慎捧執久且色澤生光明近聞復  
有友泉子雅式精工仍繼美常教春茗注山泉不比瓶罍罄  
時恥以茲珍賞向東吳勝卻方平眾玉壺癖好收藏阮光祿  
割愛舉贈馮金吾金吾得之喜絕倒寫圖錫名曰陶寶一時  
咏贊如勒銘直似千年鼎彝好

贈馮本卿都護陶寶肖象歌

俞 彥 仲茅

何人囊向陶家側千年化作土赭色竭來擣冷水火齊去聲  
興好手誇埴埴春濤沸後春旗濡彭亨豕腹正所須吳兒寶  
若金服匿蚤緣先入步兵廚于今東海小馮君清賞風流天  
下聞主人會意卻投贈賸以長句縹緗文陳君雅欲酣茗戰  
得此摩挲日千徧尺幅驚溪綴剡藤更教摩詰開生面圖爲  
王宏  
寫卿所一時佳話傾瓊瑤堪備他年班管書月笋馮園  
名卽今書  
畫舫研山同伴玉蟾蜍



過吳迪美朱萼堂看壺歌兼呈貳公 周高起 伯高  
新夏新晴新綠煥茶室初開花信亂羈愁共語賴吳郎曲巷  
通人每相喚伊余真氣合寄襄閒中今古資評斷荆南土俗  
雅尚陶茗壺奔走天下半吳郎鑿器有淵心曾聽壺工能事  
判源流裁別字字矜收貯將同彝鼎玩再三請出豁雙眸今  
朝乃許花前看高槃捧列朱萼堂匣未開時先置贊捲袖摩  
挲笑向人次第標題陳几按每壺署以古茶星科使前賢參  
靜觀指搖蓋作金石聲款識稱堪法書按某爲壺祖某雲祇  
形製敦龐古光燦長橋陶肆紛新奇心眼歛獻多暗換寂寞  
無言意共深人知俗手真風散始信黃金瓦價高作者展也  
天工竄技道曾何彼此分空堂日晚滋三歎  
供春大彬諸名壺價高不易辦子但別其真而旁蒐殘

缺于好事家用自怡悅詩以解嘲

陽羨名壺集周郎不棄暇尚陶延古意排悶仰真茶燕市會  
酬駿齊師亦載車也知無用用攜對欲殘花 吳迪美曰用涓  
人買駿骨孫臏  
別足事以喻殘壺之好伯高乃 高士亦節人  
真賞鑒家風雅又不必言矣

贈高侍讀澹人以宜壺二器并系以詩

陳維崧 其年

宜壺作者推龔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閒  
一藝俱通神彬也沈鬱并老健沙麤質古肌理勻有如香盃  
乍脫蘇其上刻畫雖鳧蹲又如北宋沒骨畫幅幅硬作麻皮  
皴百餘年來迭兵燹萬寶告竭珠犀貧皇天劫運有波及此  
物亦復遭荆榛清狂錄事偶弃得一具尙值三千緡後來往  
者或閒出巉削怪巧徒紛綸臆茶褐色好規製輒媚詎入山



齋珍我家舊住國山下穀雨已過芽茶新一壺滿貯碧山芥  
摩挲便覺勝飲醇邇來都下鮮好事椀嵌瑪瑙車渠銀時壺  
市縱有人賣往往贗物非其真高家供奉最澹宕羊腔詎屑  
膏吾唇每年官焙打急遞第一分賜書堂臣頭綱八餅那足  
道葵花玉斝寧等倫定煩雅器淪精茗忍使茅屋埋佳人家  
山此種不難致卓犖只怕車麟麟未經處仲口已缺豈亦龍  
性愁難馴昨摻敗簾賸二器函走長鬣踰城闈是其姿首僅  
中駟敢冀拂拭充綦巾家書已發定續致會見荔子衝埃塵

宜壺歌荅陳其年檢討

高士奇 澹人

荆南山下罨畫溪溪光瀲灩澄沙泥土人取沙作茶器大彬  
名與龔春齊規製古樸復細膩輕便堪入筠籠攜山家雅供  
第一稱清泉好淪三春黃未經穀雨焙嫵綠養花天氣黃鶯

號旗鎗初試瀉蟹眼年年韵事宜幽棲柴瓷漢玉價高貴商  
彝周鼎難攷稽長安人家尚奢靡鏤鏤工巧矜象犀詞曹官  
冷性澹泊叨天恩賜住蓬池西朝朝傑直趨 殿陛夜衝街  
鼓晨聽雞日間幼子而不見糟妻守分甘鹹糝縱有小軒列  
圖史那能退食閒品題近向漁陽歷邊徼春夏時扈八駿蹏  
秋來獨坐北窗下玉川興發思山谿致札元龍乞佳器遂煩  
持贈走小奚兩壺圓方各異狀隔城鄭重裹錦綈長篇更題  
數百字敘述歷落同遠齋拂拭經時不釋手童心愛玩仍孩  
提湘簾夜捲銀漢直竹牀醉卧寒蟾低紙窗木几本精粲翻  
憎瑪瑙兼玻璃瓦瓶插花香爇缶小物自可同琰圭龍井新  
茶虎跑水惠泉廟芥爭鼓鼙他年揚帆得 恩請我將攜之  
歸故畦



以陳鳴遠舊製蓮蕊水盛梅根筆格為借山和尚七十

壽口占二絕句

查慎行

梅餘

梅根已老發孤芳蓮蕊中含滴水香合作案頭清供具不歸

田舍歸禪房偶然小技亦成名何物非從假合成道是搏沙沙不散與翻

新句祝長生

馬思贊

仲韓

漢武袖中核去今三千年其半為酒池半化為墨船磨休斲  
骨髓流出成元鉛曾落盆池中數歲膏愈堅質勝大還丹舐  
者能昇天贈我良友生如與我周旋豈敢計施報報亦非  
羹譬彼十五城難易趙璧然有明時山人搗砂成方圓彼視

祖李輩意欲相後先我謂韓齊王羞與噲等肩青娥易羸馬  
文枕換玉鞭投贈古有之何必論媿妍以多量取寡差覺勝

前賢

陶器行贈陳鳴遠

汪文柏

季青

荆溪陶器古所無問誰作者時與徐時大彬徐友泉泥沙入手經搏

埴光色便與尋常殊後來多眾工摹倣皆雷同陳生一出發

巧思遠與二子相爭雄茶具方圓新製作石泉槐火鑿松風

我初不識生阿髯尺素來相通謂陳君其年也贈我雙卮頗殊狀宛

似紅梅嶺頭放平生嗜酒兼好奇以此飲之神益王傾銀注

玉徒紛紛斷木豈意青黃文厥盒宣鑪留款識香奩藥盃生

氤氳數物悉見工巧吁嗟乎人間珠玉安足取豈如陽羨溪頭一丸

土君不見輪扁當年老斲輪又不見梓慶削鐻如有神古來



陽羨名陶錄卷下  
技巧能幾人陳生陳生今絕倫

蜀岡瓦暖硯歌

胡天游 稚威

蒼青截鐵堅不阿瑤瑤敲玉鏗而嗟太一之船卻斤斧帝鴻  
之紐掀穴窠貝堂伏卵抱沂鄂瓠肉削澤無癢瘡露清紺淺  
葉幽澆日冷赭澹岡夔陀琅琅一片抗厯落仡仡四面平傾  
頗瑩陳天智比珍穀巧斲山骨殊怒落祝融相土刑德合方  
軫員蓋經營多炎烹燼化出搏造域分宇立開婆娑東有日  
山西有月包之郭郭環之涯水輪無風自然舉氣母襲地歸  
于和乾坤大腹吞樂浪荆吳懸胃藏蠡鄱陂諸鴻隙兩黃鶴  
敵樹角國雙元蝸靜如辰樞執魁柄動如牡鑰張機牙線連  
羅浮走複折氣通良兌無壅譎嚴冬牛目畏積雪終旬狸骨  
僵偃波封翰蕘毳失窺鹿凍蟀作噩銜刀戈一丸未脫手旋

磨寸裂快逐紋生鞞似同天池敗蚩霧比困秦法遭斯苛分  
明落紙困倚馬絆拘行步偕孱羸爾看利器喜入用初如得  
寶良可歌火山有軍罷圍燎熱坂近我勝噓呵涇湯初顧五  
熟釜灌壘等拔千囊沙劍門一道塞井絡春候三月暄江沱  
共工雖怒霸無所温洛自潤揚其華東宮香膠銘絳客湘妾  
紫鯉浮晴渦沈沈鴉色暈餘渲靄靄雨族披圓羅咸池勃張  
浴黑帝神鼇斫掣隨皇媧山馳岳走事俄頃霆翻電薄酣滂  
沱虹窗焰流玉抱肚月髓水轉金蝦蟇時時正見黜鏡底北  
斗燦燿垂天河蜀岡工良近莫過搗泥濾水相挽掇爲罌爲  
皿爲飲榼壺如嬰武杯如羸千窰萬埴列門戶堆器不盡十  
馬馱智摻技徹更復爾誰與作者黠則那温姿勁骨奪端歛  
輕膚細理欺杪羅馬肝或訝瓜削面鳳喙兼狀鷺食荷燔燒



陽名陶金卷下  
顏色出美好端正不待切與磋華元皤然抱坦拓周顛空洞  
非媿要早從仲將試點漆峽檣懸溜駿注坡我初見此貪不  
覺眾中奇畜擬橐駝詩篇送似因賺得若彼取鳥致以囹溫  
泉火井佐沐邑華陽黑水環梁嶠豹囊乾煤吐柏麝古玉笏  
笏徐研摩青霜倒開漾海色烏虬尾掉重雲拖端州太守輕  
萬石宮凌秦羽磯羞鼉比于中國豈無士今者祇悅哀臺佗  
時煩拭濯安且固捧盈恆恐遭跌蹉裝書未取押玳瑁格筆  
遲斫珊瑚柯畫螭蟠鳳圍一尺錦官爲汝城初葺啟之刀劍  
快出匣止爲熊虎嚴蟄窩蕭行孔草雖嬾擅須記甲乙親吟  
哦國風好色陳姣嫵離騷荒忽追沅灘凝鋪潭影滑幽璞秋  
生龍尾涼侵霞夜遙燈語風撼碧縈者爲虬簇者蛾行斜次  
雜共綵腕手無停度劇弄梭宏農客卿座上客雄鳴藉掃么

與麼欲銘功德向四壁顧此堅凜誰能廟視乎與汝好相結  
分等石友亦已加關干垂手鮮琢玉捧侍未許宮釵娥他年  
塗竄堯典字伴我作籀書歸禾

臺陽百詠

周

澍靜淵

寒榕垂蔭日初晴自瀉供春蟹眼生疑是閉門風雨候竹梢  
露重瓦溝鳴

論資絕句

吳省欽

沖之

宜興妙手數龔春後輩還推時大彬一種麤砂無土氣竹鑪  
饒煞鬪茶人

周梅圃送宜壺

春彬好手嗟難見質古砂麤法尙傳攜個竹鑪蕭寺底紅囊  
須淪惠山泉



觀六十四研齋所藏時壺率成一絕 陳 鱣 仲魚

陶家雖欲數供春能事終推時大彬安得攜來借硯北注將  
勺水活波臣予嘗自號東海波臣

無錫買宜興茶具二首 馮念祖 爾修

陶出瓊瓏盃供春舊擅長團圓雙日月刻畫五文章直並搏  
砂妙還誇肖物良清閒供茗事珍重比流黃

敢云一器小利用仰前賢陶正由三古茶經第二泉卻聽魚  
眼沸移就竹鑪邊妙製思良手官哥應並傳

陶山明府仿古製茗壺以詒好事五首

吳 騫 樣客

洞靈巖口庀精材百徧臨樵倚釣臺傳出河濱千古意大家  
低首莫驚猜

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禪僧去不還此日蜀岡千萬穴別傳  
薪火祀眉山

百和丹砂百鍊陶印牀深鎖篆煙銷奇觚不數宣和譜石鼎  
聯吟任尉繚明府嘗夢見尉繚了事四字因以自號茗壺並署之

脩脩琴鶴志清虛金注何能瓦注如玉鑑亭前人吏散一甌  
春露一牀書

陶泓已拜竹鴻臚玉女釵頭日未晡多謝東坡老居士如今  
調水要新符東坡調水符事在鳳翔玉女洞舊宜興縣志移于玉女潭辨詳桃溪客語

芑堂明經以尊甫瓜圃翁舊藏時少山茗壺見眎製作  
醇雅形類僧帽為賦詩而返之

蜀岡陶窰蘇祠鄰天生時大神通神千奇萬狀信手出巧奪  
坡詩百態新清河眎我千金寶云有當年手澤好想見礪砂



百鍊精傳衣夜半金沙老一行銘字昆吾刻歲紀丙申明萬

麻彈指流光二百秋真人久化蓮臺錫吳梅鼎茗壺賦云刻桑門之帽則蓮葉擎

臺昨暫留之三歸亭篋中常作笙磬聲跋然起視了無靚惟

見竹鑪湯沸海月松風清乃知神物多靈閃不獨君家雙寶

劍願今且作合浦歸免使龍光斗牛占噫嘻公子慎勿嗟世

閒萬事猶搏沙他日來尋丙舍帖春風還啜趙州茶

詩餘

滿庭芳

吾邑茶具俱出蜀山暮春泊舟山下湯賦此詞

陳維崧

白甌生涯紅泥作活亂煙細裊孤邨春山腳下流水浴柴門

紫笋碧鱸時候溪橋上市販爭喧推篷望高吟杜句旭日散

雞豚田園涓樸處牽車粥畚壘石支垣看鳴彝撲滿磊磊

邱樊而我偏憐茗器温而栗溼翠難捫掀髯笑盈崖綠雪茶

事正堪論

陽羨名陶錄卷下終









+  
A